

王遵嚴集

十二之五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四	一	三五七	漢書
三	六	四	
架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	一	三五七	漢書
七	六	四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574	
冊數	16 (5)		
函號	317	15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古樂府

俠客行四首

淺草文庫

英英名姓滿咸秦然諾如山不顧身笑却朱家生季布
猶煩緩頰說他人

目攝荆卿非勇膽雖傷晉鄙可羞顏稜稜怒氣堂壇上
頸血看濺十步間

較轡王侯氣若林片言不易萬黃金兩河南北人無數
緩急惟當劇季心

長安城中多車馬日暮相逢杜陵下半語未交意已傾

餘人瑣瑣何爲者

結客少年場行二首

羞爲里巷屠兒飲笑乞侯門
廐養錢意氣相要俱有贈
惟將寶鉞與金鞭

埋名都市無人識誓死沙場各自知
一夜五原烽火急
起從召募羽林兒

隴頭水二首

奮衿結束事戎行只爲邊功輕故鄉
行到隴頭聽隴水
一聲嗚咽一迴腸

鳴聲如刃傷人耳寒色似冰鑑馬毛
此日佳人垂淚憶

不知身在隴山高

薊門行

置酒軍中舞又歌雪花偏向薊門多
醉來欲取平胡印
報道天驕已請和

涼州詞二首

莽莽平沙鴈不飛馬頭誰復寄征衣
欲看春色惟憑柳
柳葉初青春已歸

河西老卒不知秋獨倚營門望戍樓
蘆管聲中千里月
萬行征淚一時流

少年行四首

寶劍如霜拂陸離半酣調笑擁胡姬傍觀莫問心中事
明日殺人應始知
憑陵閭里恣驕橫屠狗吹簫弟與兄探着赤丸先殺吏
刀鐔帶血市中行
紅塵一道見飛韁突入青樓倚象牀笑擲朱提如糞土
博教紅粉片時粧
百場縱博百場贏萬目窺覩萬目驚壚頭更醉須臾盡
不賭金錢只賭名

古意二首

明月弓弦鵲血調清霜劍鏑鷺膏銷掛箭須時聊在服
歛芒未試且垂腰

田竇傾移車轉轂蕭朱交結火飛煙楊雄只解耽清淨
執戟白頭草太玄

塞下曲 五首

日落沙場邊馬鳴蘆笳四起助悲聲春風不到黃花戍
朔氣長懸白草城

人煙斷絕惟看雪關月吹殘只有風遙指胡人獵近塞
居延城北半天紅

拂雲堆上望峇堯火徧秋原白草燒數騎南來鳴鏑響
邊人探是射生鷗

邊庭日日老風沙更向樓頭聽曉笳莫怪壯夫容鬢改
白頭蘇武也思家
層冰千尺壓崔嵬萬里寒陰凍不開回樂風高終古在
但看征戰幾人回

從軍行 六首

刁斗聲傳催蓐食平明逐虜過蕭關金瘡昨夜元戎叱
為報閨人哭不還
苦樂軍中日不同錦裘貂帽自臨戎蒙茸介冑生蟣蝨
老向邊庭未立功
狼煙高照羽飛書亭障迢迢北到胡授鉞爭看求大將

勒兵誰為取高奴

畧地欲將青海鄰新開邊境更名秦風沙塞上埋芳骨
紅粉樓中憶遠人

從軍須是問何從莫倚琯戈決陷鋒貳師帳下分金券
猿臂將軍老不封

邊塵蔽野飛無定半是征夫朽骨灰每歲將軍臨大漠
幾時天子棄輪臺

出塞曲 五首

雙轂親勞萬乘推琯鞍玉勒引良媒長驅直搗樓煩北
虜耳何由掩疾雷

蘇文集 卷之十二
四
纒練千重色似冰隴頭親見將星明烏蛇結陣雲橫野
貌虎連營月近城
銅焦傲卒催先發王斧分兵逐右賢苦戰三軍俱飲血
誓將性命隕胡天
邊雋分追五單于犬羊擾擾不勝俘生掠降胡偵竊幕
啣枚一夜到狼胥
關山何處不堪愁獵獵悲風塞草秋本倚功成憑箭鏃
寧論情怨望刀頭

入塞曲 六首

一箭穿雲虜氣亡牙旗駐磧受降王
已勒禪文姑衍上
更將露布達明光

漢帝未央親定賞最奇深入是高勲
萬人膏血塗原草
恩寵都歸霍冠軍

卷旆風行掃北平饒歌盡唱凱旋聲
白馱載甲三千萬
無數降王繫一纓

七寶粧鞍馬汗朱凱行身着賜貂褕
幕南斤斷天驕帳
闕下臨看日逐俘

駝峯盤灸蒲萄酒爛醉親霑陞賜恩
金印累累懸肘後
何言兵出是凶門

奪取祈連築漢臺胡奴魄喪色如灰
邊亭臥鼓休鞍馬

虜過山前慟哭回

烏夜啼

銀漢微風月半陰
輕羅繡幃麝煙沉
栖鳥不曉腸方斷
故傷紗窻啼夜深

銅雀妓

回欄曲檻若平生
漳水東流日夜聲
不識舞腰渾折盡
西陵寂寞豈勝情

明妃曲 二首

君王無計慰銷兵
借妾和戎講舅甥
幸以香肌當破虜
免傳玉貌只傾城

掩抑琵琶馬上羞
未搗玉指淚先流
關月猶同胡地色
邊風爭似漢宮秋

紫騮馬

朱汗四垂碧玉蹄
韁絲陡勒不勝嘶
長安陌上催花雨
萬樹紅英踏作泥

青樓曲

高樓千尺碧雲齊
揚柳枝枝到地垂
落日少年來繫馬
獨將肝膽與妖姬

秋夜曲 二首

多情理素在幽房
熨貼頻虞膏火光
暗覺手中刀剪冷

不知屋上有飛霜

漫漫遙夕漏聲乾錦柱銀床映月彈不為幽思耽理曲
分明怕近綉衾單

采蓮曲 四首

畫槳雙雙刺浪渾一江香水蕩心魂舉花綽約將伴色
踏藕輕盈不損根

荷珠覆手濺羅巾約腕明璫投袖頻並戲莫愁江墮日
相將還待月迎人

橋映垂虹通宛轉波開明鏡照娉婷風前一箭菱歌斷
猶帶餘聲過別汀

碧波深廣愛迴塘窈窕芙蓉映麗粧鳴楫流光開一道
聚中驚起兩鴛鴦

楊白花

映日因風斜處處穿簾栖泊亂紛紛忽觸美人遲暮感
星星點上石榴裙

江南弄

輕搖弱水沙棠楫橫掛遊絲碧玉簪艷冶相邀春似海
人間花景是江南

春怨

流塵寂寂網窓紗懶畫娥眉貼鬢鴉春色不知人去遠

世分紅蓋到庭花

關山月 二首

青海風多月出遲
關山漠漠鴈飛時
不寐征夫俱淚落
何須更向曲中吹

萬年明月照胡天
獨向望鄉臺畔圓
共看羶裘嘶馬上
應同閨被綉鴛邊

巫山高

微流懸溜思鳴佩
血染丹楓想濯裙
十二峯頭自翠黛
至今不斷雨將雲

寄遠曲

遼西遣戍未期回
搗盡寒衣無寄媒
砧響只憑風送去
邊頭風又自西來

折楊柳

脉脉含情出洞房
盈盈結腕約明璫
柔條苒苒難攀折
弱指纖纖那忍忘

七言四句樂府最愛中唐諸家為有風人之致
慕而為之輒成百首既成自諷愧不近也惜其
既多未能即棄今錄數十首以寄宋膳部仲石
先生居常自念朽廢無事作此無益徒費日力
猶妄謂賢於飲酒博奕不知自有道者視之其

為淫癖殆有甚於飲博之過乎良可愧也既以
自傲請弁示吾第道原使務為有益勿效吾所
為也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詞

念奴嬌

江州訪王行人精舍

欲問幽人何處尋紫陌紅塵城市梧竹陰間見數畝芳
園一泓流水室貯蘋霞窓含繡嶺遙憶彼中是入門長
揖只詫客何來此拂袖便據胡牀滿目酌接有東西
圖史噴玉鳴泉聲灑灑曾幾臨之洗耳栽菊待食藝蘭
充佩事事遺氛滓慙然辭去即看咫尺千里

滿庭芳

王行人諸子孫出見賦贈

垂領兩髦着綦雙絢滿庭玉樹輝光誦詩習禮檀布作

衣裳應是藍田種玉琢許多
琥珀瓊玲令人嘆何物老
嫗生此寧馨卽想當年生日
曾試啼聲定不尋常
然露頭角恠底清揚休誇封
胡羯末淮南後裔姓名芳
君家住雖臨湓浦華胄也稱王

洞庭春色

秋後苦熱

漱石礪牙枕流洗耳幽意甚深
記卽曹朝謁紅塵撲火
相門迎候赤日流金
熨盡峻嶒嚴冷
面向炎燠摧殘思
不禁非本性但措將手
扳擲下冠簪一從鑽名仕版
謾狐鼠得計甘心
咲權豪氣焰能焚玉石
栖巢高突燕
雀將燖縱壑遊魚
真得性鹿侶獲呼
萃赴茂林瀟灑也

任海焦礫爛難勝靜襟

燭影搖紅

江州公署夜月作

翠幙煙銷正虹斷雨聲初歇
碧天如洗四無陰
庭院人蹤絕
坐見水晶宮闕
俄湧出一輪明月
浮雲片片細點
輕遮愈加清澈
起步循除沾衣玉露
蒼苔滑含情不語
有誰知此際心如結
靜聽鍾鳴漏咽
把睡鴨爐香自
蕪更堪江上擊汰人
過漁歌唱徹

滿江紅

觀象戲作

勁馬輕車衛嚴將
分明部伍驚小院
紛紜角逐軌蹄無
數風雨崩騰呼吸頃
鳥蛇翕霍推移處
鬪危機剽忽斫

休營邀歸路 攻與守相制掣竒復正尤舐悟得失斯
須變坐分勝負淝水三千能破敵昆陽百萬徒爲虜却
推枰一咲古來事只如許

同前

夏日書齋小睡作

小午空齋簾鈞乍動微風透湘竹冷簟紋如縠尤宜清
瘦鳥語叫殘恬不寤花陰過盡酣初就側綸巾掛枕半
冑頭全承袖 白羽扇未離手瑤塵尾還在肘北窓人
古也而今真又四體化爲蝴蝶幻一生都付黃梁餽世
人醒是夢却嘲余眠長晝

水調歌頭

春日觀田家感述

蒼煙橫廣野白水滿滄川處處郊原雨足剛及暮春天
生長元知土性種植無違農候老少盡依田勝笠童猶
穉携筐女正妍 感吾生底羈束甚纏牽總爲區區口
腹一飽受人憐數畝隰田宜稻三徑荒園有竹何必大
官錢幡然平子興去學有莘年

沁園春

首夏省耕

綠野泉流青林白土布穀催耕正赤帝司天勾芒謝令
微風送暖好雨新晴田鼓鼉鳴社尊牛飲朝趨南畝每
家傾縱目裏鱗編原陌綺散溝塍 本來懶拙無能但
覺心和與物都平况菱舍觀時幽禽一轉油幢張處古

木皆榮擗盃分嘗解衣行勞誰辨是方伯農疇看僕隸
渾忘呼唱亦解人情

點絳脣

光澤道中憇古寺作

門掩青山空庭竹影風長掃一溪斜繞水氣香花草木
石幽殊禽鳥傳昏曉誰知道白雲鎖了也有人來到

同前

再賦

蒲院松風溜泉苔壁淨如掃雲山繚繞一徑深春草洗
却塵煩坐裏忘昏曉更何道浮生未了辭去終難到

同前

堠亭舉火

徒御威遲愁如飛絮紛難掃思隨路繞滿目迷芳草乞

火空村巖谷人家曉容易道一食便了此路仍須到

齊天樂

送陳武舉

鷄聲啞啞催難寢橫戈況是危枕裹革雄心封泥壯畧
肯近宴安毒醜英軀滿仞漫李廣多奇季心藉甚報效
酬知腰間七尺寒光凜紫駟驕汗血浸市壚垂柳不
顧嬌姬似錦六郡良家五原健子結約好同襟袵頓摩
雪刃待星斂攬妖障銷烽祲印紐盤螭在明光醉飲

同前

送曾武舉

廟堂北顧思安寢西戎亦未高枕募勇懸金招才刻印
志士誰甘懷醜關山百仞任隴水歌殘陽關唱甚馳心

朔漠日光電火毛霜凜 重函冰耀波浸千金買馬裝
出一團桃錦屬鞬魚腸絛鞞象珥踞偃寧論茵衽何須
血刃只啗啞生風指揮褰袂瀚海禪餘斷胡兒馬飲

洞庭春色

端午日與客臨泛

令節繁華少年遊冶都付馳波但對時佳興同人情話
因物成趣與衆偕和筇竹綸巾隨處好况浯渡橋頭水
正多須知道吾生行樂耳請勿言他 方舟遲日徐動
何用喚紅袖青蛾有踈簾清簟瑤徽玉塵閒看鷗戲偶
聽菱歌耳目塵煩渾洗盡敕到手行杯休放過傷人笑
問平生斷飲此日微醺

破陣子

觀競渡作

急勢爭時澎湃平瀾擊處崔嵬正遠驚看龍乍起漸近
微分鷁兩來遊人方滿崖 進退斯須難失離合毫髮
相乖聲竭還憑餘怒賈力盡猶能作氣催

同前

兩兩行舟通出紛紛擊水先馳角進不辭鳴擢疾患失
惟防疊鼓衰長雄偏乘危 競跡浮漚共盡囂心落日
俱微辛苦伏波下瀨戰喧赫龍驤南伐師算來都霎時

滿江紅

春日雨中登樓作

芳草連天登樓目不堪勾引陰漠漠遠山如近欲明還

隱楊柳柔絲千萬縷染煙按雨清無盡看紅英滿樹洗
逾鮮胭脂潤 馳驅驟流光勝柴門閉誰問訊感時兼
傷病朱顏潛損本擬銷憂憑聘望番因望裏增愁疾曲
欄閒倚遍寂無言春應恨

同前

見落花作

百舌催春山人聽慣都忘記時出戶有飛花點輕沾衣
袂走覓西園紅艷萼離披狼藉紛盈地尚枝頭半簇看
垂落留無計 風吹起嬌還墜泥蹴後香猶細日暮兼
橫雨幾禁凋瘁蜂蝶闌翻如共語欲辭却戀渾愁思燕
來啣一片觸雕梁顛仍碎

同前

黃東石辭山西大叅賦此勉其出

晉水閩山問何事偏鐘吾子要識天為斯世付君材美
壯志平生應不負明時有主方如此忍徘徊故里戀衡
茆懷桑梓 古冀域今殘矣全晉地民勞止正倚人整
頓解懸思治六郡籍兵邊未靜四郊多壘臣當耻豈商
量富貴效時情相曉詭

同前

黃東石大叅辭官治園賦此嘲之

妙畫雄籌不持去經營三晉何錯計歸占一畝為園旋
墾薙穢施將擒虎手鋤荒使了游牛刃更踰涯可笑枉
勞形空遺鏹 勻土脉知躁潤節人力明慢緊此事雖

微漫偏欺踈俊偉幹元非嘗蘆口榮名豈有畦蔬分我
已稱老圃未容君輕來問

水調歌頭

春日病中

春意撩人甚強半病中過當門五柳應變嫩條成脩柯
芳草微微如縷黃鳥關關向巧寧管老維摩琴尊階前
織睨睨枕邊歌 眠挾冊吟擁被懶人魔經旬匝月髮
亂廢櫛若蓬科折簡鄰家難致投刺填門不答坐此召
譏訶不信先生病其柰世人何

同前

夏日病起行園

伏枕不知久起視後園行踟躕滿目物色變態若為驚
竹節過墻數石藤蔓綠枝幾丈不覺目前生黃鳥音已
澁蛭響皆盈 聊植杖間抱甕有餘清平生陶令曠
達趣向涉園成潢潦萍浮戲鴨籬落蔬榮引蝶即事愜
幽情莫遣童兒曉吾欲學於陵

同前

夏日課童治園

外物都無累口腹豈為謀不勤四體恐被荷蓀丈人羞
硯沃先明土性早晚尤宜氣候種植譜曾收甘苦分茶
莽薰臭別荃蕪 鑿柄銳臺笠博輓轡適雨沾煙沐日
出而作入時休實顙元因枝王葉茂須從本壅此理默
堪搜老圃真吾矣只媿不如丘

洞仙歌

黃後溪招飲江樓陪黃東石

浸天涼影見樓臺翻倒斜紅日低涵照怪魚行不度龍
睡乍驚都錯訝人在水宮遊眺 朱欄閒凭處炎霧踈
煙千嶂飛青被籠罩似高髻脩眉翠黛輕施遙相對無
情更惱看如此溪山迥良儔却放絲樽停草花應笑

驀山溪

夜月移飲橋上

碧天如水浸一輪明月暑氣驀消殘更江水涵空瑩徹
河橋携手清興有誰同蘇赤壁庾荊州許把襟期說
天邊遠響知是漁歌發乍急復悠揚趁微風似住還滅
平生鐵笛掛肘不輕吹聊一弄兩三聲玉露森毛髮

臨江仙

飲罷歸來得病自嘲

山澤臞儒枯到骨何曾大嚼深杯今朝伏枕不須猜蛇
懸弓壁上羊過菜園來 掩袂自譏還自解亦知口爽
生災故人高會喜追陪疾多寧爲肉病至不關醅

水龍吟

端午日擬出遊因病不果

一年佳節逢端午吾土隨風成俗 貅塲剪柳龍舟競渡
遊觀相屬巷斷居人喧闐總在城隅江曲顧閒身處世
隨宜消遣何當跡單形獨 准辨扳邀騁逐戒家人買
車脂轂維摩慣疾抱痾依舊蘭湯懶浴翠艾搖新丹榴
吐艷空照杯綠却在真線縷金絲宛轉把人纏束

念奴嬌

夏日過翠軒避暑作

滿城煙火向何方
逃遁歌煩毒熱却在人家藏
此地森翠都無六月聳
橙留風抽篁結靄恍惚行林樾
一番新雨洗成藍影寒潔
坐令羽扇閒拋擲
纖絺莫御衣冷思求褐赤脚層冰何用踏
短壑青松休說百事無營
千般不管只有書難撇
從今借榻日携數卷來閱

減字木蘭花

病中聞温古榕有疾作此

奉訊

閉門過夏落盡紅英空蹂藉
却訊同心報道傷春思不禁

相離幾許寂寞多時違笑語
可惜年光都為奄奄伏枕

妨

平生多病頗被親知憐
躑躅此妙休傳不是同人莫與

言

閒情滅盡恰似炎灰寒了燼
只有情思收拾神靈總入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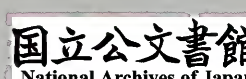
踏沙行

有自東湖折得荷花一枝

來者以小瓶貯置書室終

日坐對愛而賦之

綠水搖空東湖岸
淺芙蓉弄色晴霞暖
一枝誰折到空



蓮華文集 卷之十三
齊香從十里分來遠 花似多情於人眷眷不愁辭藕
餘絲斷朱顏鮮自領薰風踈簾鎮日為高捲

同前

綉幙堪圖王壺宜貯尤須華館深深處
窈窕甕牖小茹齋如何留得傾城住
雕飾都刊天然態度真成君子
雙賓主閒心幽韻兩相看東湖不憶來時路

臨江仙

夜來秉燭觀一枝蓮賦

白日名花看未足故將銀燭高烧小屏隱映絳光搖微
明如妬艷半暗益生嬌 斗轉參橫深院靜佳人與水
今宵爐煙細裊罩生綃無情空意惱不語自翳銷

浪淘沙

瓶中一枝蓮謝惜而賦之

一片稍辭枝陡見離披涼風入戶遶牀吹
恰被輕塵相侮得飛澆紅姿 三嗅獨愁思恨不開
遲開遲也會有凋時急拾餘香三兩片與對金卮

蝶戀花

又賦

小院朝來看索寞瓶水痕消花謝紅粧薄
芳草飄零何處着香翳撩亂無栖泊 芳意香翳應不惡
總在東湖也到今時落落在空齋猶有託幽人肯把佳詞酢

滿庭芳

詠小院芙蓉

題鳩新聲群芳乍歇有誰獨殿秋容娟娟靚好一種木

芙蓉色濯瑤霜發秀金風勁真態偏濃柴門閉簫閒簾
戶幽意對芳藂紛紛池館地遶蹊荷徑笑日披風醉
心與淫眼觸汗仙丰最是幽人共得托根喜在此庭中
多情處酬將麗藻不在倒金鍾

賣花聲

諸公過賞芙蓉卽席勸飲

美酒斗十千更對花前芳樽肯放手中閒起舞酬花花
不語似解人憐不醉莫言還請看枝間已飄一片減
嬋娟花落明年猶自好可惜朱顏

好事近

賀曾慥溪得孫

瑞色滿庭前玉樹新開一葉和氣氤氳歲久始向孫枝

泄慶門種德合生材定與凡兒別他日我來摩頂笑
爲太翁說

歸朝歡

月夜懷丘集齋

不見高人頻掛想况對花前明月上花香月色湊芳新
高人不見誰爲賞豈少人來往輸心寫抱難爲強月似
多情兼作意故向愁時朗星低河淡天簫爽入戶窺
窓偏惹悵欲邀明月影成三手中無盞徒爲兩亦有牀
頭釀瑤瓶辜負金樽悵遶空階又行又坐草際喧蟲響

西江月

詠芙蓉

雨中芙蓉

急洒端爲洗垢輕飄故與勻粧亭亭仙質占秋光掃盡
妖淫儀狀 弱骨疑寒益峭朱唇帶濕猶香神游夢作
雨雲狂不到荆襄臺上

月中芙蓉

寶鏡香奩正展銀鈎簾幙初收佳人顧影愛嬌柔獨整
紅粧新就 皓魄團圞敵面金波潏灩凝眸三星歷歷
掛簷頭似惜芳期難又

霧中芙蓉

欲擬烏紗則淡將摸翠縠尤深重重裊裊卓清真別是
一般風韻 遠睇其如不的迫看又恐逢嗔盈盈脉脉

好愁人祇隔些兒難近

霜中芙蓉

燭燿偏增淑態晶熒直逼明姿銀缸高照最相宜撩得
芳心難睡 影閃虛疑態去光搖錯認嬌隨中宵鳧蕩
笑貪痴在彼無情勾引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遷巖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序

送尊師易愧虛之任夏津序

身達而師
 不遇身頭
 而師位卑
 且說固宜
 如是

古之為師弟子者其為學易明而為名易成也其固有
 不苟然者乎其業門也專其守論也篤轉相誦述不敢
 改其師說及乎臨位從政惟師之知崇臨位而不敢受
 曰吾師之未達也吾何庸先馬從政而不敢廢曰吾師
 之所教也吾何宜變焉是故其師之傳益以焯烈推衍
 而著於人因以貴其身此其學之明而名之成也豈不
 易哉漢施讐之於易也可謂深矣不有張禹魯伯之徒

遷巖文集

卷之十四

安

爲之推明。位必不至於博士。業必不得立於學官。丁恭
治春秋。雖寢已進用。然得承宮樊儵以爲弟子。而其位
始尊。至於鍾興之受爵。曰吾師丁恭也。而恭卒以侯。桓
榮崎嶇草澤之間。名不聞於州里。身不齒於庠序。何湯
一言。卒爲天子師。是三儒者窮經懷道。卓爲世表。皆以
其徒顯。身榮當朝。名列載籍。可謂盛矣。蓋昔者孔子之
欲仕也。旣以子夏先之。又以冉有申之。聖人之盛也。其
急於得位也。則有所用於其徒。况其下者乎。然則漢之
諸儒所以事師。亦不謬於仲尼之教哉。嗚呼。如吾師易
愧虛先生者。豈有讓於古之爲師者乎。先生學必尊

聖人。論必攷之前經。孔孟之誦。不絕於口。宓姬之文。日
惟於心。晝坐宵興。不知日之出入。星之殷正也。微之乎
圖書之奧。著之乎筮占之法。賸之乎物宜之象。深之乎
性命之情。老儒皓首而未通。後生拱手而不議。莫不尋
繹敷暢。辭瑩義精。虛而來者實而歸。蓋虛齋蔡氏之易
盡在是矣。以先生所就。當漢之盛。高可以取師。傅侯相
次亦不失補。卽吏立博士。今乃沉晦。棲遲所遭。若此。嗟
乎。先生之學。旣以不愧於長卿子然矣。而其徒迺無有
能爲禹伯宮儵之事者。是則門人之罪也。其頑鈍鄙樸
學不足以取容於世。心有餘而力不逮。徒知守其章句

不背師門。覩先生之在下位。碌碌無以自效。於先生之
 行。愧發于面。莫知所言。復忍耻而述此者。將以貽於同
 門之士。庶有聞予言而奮者。他日或侍經。帝前從容
 為上言。曰。臣師誰也。先生必得大行其所學。亦如桓春
 卿之歎。曰。何仲弓之力也。小子亦可以釋愧也。夫小子
 亦可以釋愧也。夫

陳氏族譜序

夫哉。聖人之德。何其流遠而能被也。予觀左氏春秋。至
 於楚復陳。田氏專齊之際。蓋知之矣。夫靈公之淫虐。懷
 公之昏亂。宜足以隕世絕祚。然莊王重違一言。去疾欲

共論篤實
 共氣俊逸
 全學廬陵

和諸國。而午吳遂仍百乘之邦。田完崎嶇竄逃之。而東
 身入少皞之墟。桓公禮而命之。惟恐不及。辭爵而爵至。
 及其後嗣。漸持大政。謀國而國得。夫以史氏之論。能推
 德於百祀之先。而卜者之占。已定昌於五世之後。然則
 午吳敬仲。固已篤基於厚積之豫。而承福於時際之期。
 豈芊旅之所能滅。申叔時之所能興。小白之所能爵。而
 平仲之所能謀哉。是知大舜之德。其流遠而能被如此。
 善乎史趙之言。曰。盛德必祀。而知陳之未亾。可謂篤論
 君子也。至又卜其世數。則近於瞽師之業矣。夫媯越不
 能免之於楚。而成子復得之於齊。史趙之言。不已荒乎。

蓋亦近於瞽矣。嗟乎！以舜之德而不能使商均及其身以有天下，而胡滿能得之於周室之封。靈公閔公據國而失之，成子乃能興於異姓之域。然則聖人之德受祚于天者，固萬世如一日而迎休倡咎。後世各於類脩事之得失，顧不以人哉！今戶部郎中陳君輞發於神明之胄，績業勤行，自致其身於世。其材具德美，足以躋崇登顯。若操契在手，數齒而青償也。君筮仕佐郡，以至秉國之賦，敦慤敏給，仁心為質。運知無方，德以濟其才。恕以弘其察，然乃加意於人倫，為譜以明其世，以合其族。而又慎於系續，考其所知，以著其信而不為誣，皆不畔於

聖人之教，盛德之所從事也。吾非瞽史，不能為興廢之占。然明於君子之論，有德則興，當在於此。他日君訪於歷山之陽，灤水之陰，有治詹尹之術者，操莛以問之，其所以卜陳氏之昌，當不在五世之遙矣。

湯公家集序

余昔備員禮部祠曹主事，最後稍遷吏部司封郎中祠

曹職。主大臣祭葬褒謚之典，而司封職議贈錄之恩。大臣以天年終者，則有司以訃，而其妻子自陳乞祈恩者，為多。事下二部，二曹職之。故凡死者之功狀名行，皆得預聞而論之。祭與葬載在制令，有品級等差。凡訃至者，

志然有播
未遺老之
笑却寫得
淑醇溫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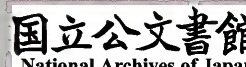
各以其階得之。至於謚以易其名。贈以榮其終。蔭以錄其後。三者則不可以易得。東部禮部尚書摧覈死者勲賢名績。表表可告于上者。然後請之。或請而輒報罷者。又十二三。此其大致也。自余叨歷二曹。前後僅六年耳。而四方大臣計至者不下數十人。噫何其多也。中間勲賢名績赫然著於世。為國家寵重。不獨以其官尊顯。蓋十數人焉。余每與寮長貳道之。未嘗不拚泣長歎也。蓋所謂大臣者。皆其踐敷之久。積累之深。以成其名。樹其望。致位尊顯。可謂偉然一時之盛。而宛然以死。是可歎也。况夫所謂勲賢名績赫然著者。或小用而終屯。或避

諛而自引。或難合而易退。其去而老于家也。縉紳咸倚以為重。幸其未死。而冀其復收。主上好賢。求舊將旦暮召而起之。以共理興化。而乃一朝忽然。其可悲悼。豈一人生死之間耶。嗚呼。若故大理卿沂樂湯公者。非所謂勲賢名績赫然著者耶。公之操行。脩潔絕懿。足以當史氏之議。而無所愧。其中外之勞伐。若寵以榮贈。而恤敘其後昆。亦有以稱之。而不為浮。直以一肯被廢。妻子傍惶。不敢以聞于朝。非惟不得其不可易得者。而祭與葬之合於制令者。亦不蒙秋毫之恩。是不為尤可歎耶。公之位。不滿其德。用未究其所長。評刑部之獄。一不當。

主上不勝慎刑好生之仁。以為失職。怒而黜之。固非有大過得罪於上也。當時與公同以獄事被譴。大臣不下數十人。主上仁聖慈明。惜老成。棄舊過。蓋十數人者。已錄用其一。二無所疑滯。然則公之始終。固已暴於上心。亦旦暮將召而起之者。而今不幸死也。豈非命耶。公之孫世賢集公所為詩文若干卷。將梓以藏于家。余受而讀之。因謂世賢曰。夫公之赫然著者。固不待文而存也。然公肆其平生之餘力。以發於聲律文字之間。又深厚有體。而極其思。則斯集也。世將寶而傳之。豈特可藏之家而已哉。惟公之存。不假於文。故余敘公之集。亦不詳於文。而戚戚於人之云。亡。庶后之有志之士。欲論世尚賢者。於斯言有考焉。且以致予之所感云耳。

雙溪杭公詩集序

自予結髮登朝。則知有所謂杭雙溪公矣。去年秋。謫判常州。謁公於義興之第。因拏舟泛東溪。訪張公善權。二洞由西溪泛舟而旋。于時山明氣肅。霜落水清。相與把酒賦詩。以為至樂。始予以公年高長者。意其倦於杖履之勞。然公顧健步善升。足之履也。無所擇。而其移若翔。據高臨下。憑曠以望遠。指顧揮斥。蓋察見秋毫之末。而接乎飛翼之所入。其高談濶辯。扣之而應。酌之而不竭。



若鐘發而泉出也。予廼歎曰：公真所謂僊人耶！何其氣厚而神完也。夫昔之爲詩者，莫不憂幽怫鬱滑和，搖精至於嘔肝喪魄，猶不能工。今公之神氣，其厚且完如是，廼以能詩成名於世，豈不難哉！公曰：夫所能詩者，豈誠使人攻苦勞極至此哉！亦各隨其才量之所得而發之於性，動於其中，觸於其外，固有不得不然者耳。故吾之於詩，少而習焉，久而專焉，老而篤焉，然足以爲吾樂而不能爲吾困也。因出其集若干卷示予，曰：君其爲我敘之。夫以予慕公名，積於十年之久，一見之未能，今乃得從數日之遊，與聞一言之教，又得讀其詩而託姓名焉。

豈非予之大願哉！予初行縣，至義興，入其境，顧而美之，曰：此非吳地，與何其風氣物象不類吳中也。及其縱而遊之，益以得其美焉。其山水之勝者，徃徃幽邃而曠遠，明秀而靜深，至於草木泉石，亦皆發色含氣而有餘光。與夫澶曼綺美腴衍而澤麗者，大不同焉。予愛而異之，意必有魁奇特拔之人，應而出者，以鍾其美而圖謀所志，祇著其爲幽人隱士棲遁之所宜。予疑而不能察也。及讀公之詩，乃欣然得曰：所謂魁奇而特拔者，其固在此也。夫公之詩，雖製裁錯出，律調不同，歸之嚴整雅健，體高而意正，音舒而節越，有前世作者之風，無有乎媿。

媚之習粉澤之飾。豔妻蕩子冶遊淫託之思。不奸於中。誦其詩不知其爲人。亦可想見其爲美士君子也。此豈可以強而致哉。蓋其所鍾者粹而所用者弘。故能成其名。而無所汨亂於神氣。豈與晦窮憔悴之士同日而談耶。始敬皇帝時。治化熙洽。士大夫爭以名行相高。天下敦龐無事。士者樂於閒暇。而有和平之風。故得大肆於文學。其時北地中原江左。卓然名家。殆數十人。江左則徐迪功。卽禎卿。顧中丞公璘。與公爲三人。迪功仕宦最窮而早死。二公獨老而大成。享遐齡。至大官。歸焉爲江左風流之宗。其清德偉望。宜於表民用世。雖退而老於家。將必有待而起。何其盛也。予自毘陵入。爲留都戶部員外郎。持謁通於顧公。一見而驩。因以論公之詩之言。質之。顧公曰。是也。遂書以復于公。爲雙溪詩集序。

烏鼠山人小集序

昔季札觀周樂。至於秦風。知其聲之夏也。卜其將大歎其爲周之舊。其大也已。信於他日矣。然觀車鄰駟鐵小戎。無衣之詩。蓋戰鬪殺伐之習。胡云周之舊也。彼皆負堅操銳之人。發乎性情。播爲音節。莫不有賢士名卿之風於此。見文王周公之化之遠。而詩之爲教亦弘矣。至於專精果毅。敏於有爲。而不媮。則深厚之水土。不爲無

助自秦之大也。邠岐豐鎬之間，率謂之秦，而故名秦者，則西傾朱圉之所表，汧渭之水之所從流也。由周以來，至於今，涵育震發，宜不陋於非子、秦仲之時，而風未有聞於中土，其蓋疑焉。迺今得讀中丞可泉公之詩，中丞於詩甚宏深，其不能測窺而知其爲周之遺也，深厚之氣於是乎生，用其專精果毅之力，致之於學，漸服文王周公之教文，以澤其質，律以諧其音，彬彬乎何聲之富也。夫風者物之所由動也，故或萃或散，故有衆人之風，關乎一國，亦有一國之風，繫於一人，以衆人繫一國者，其觀也於人，其卜也於國，以一國繫一人者，其觀也於國，其卜也於人。今有欲知秦中之盛且美者，舍是詩其何觀而公之位望行業將益光顯於時，以昌大其聲也。必於是乎卜之，其南方之鄙人也不足與於大風之觀，竊嘗從事先王之教學，周之文而得其所遺，蓋歎周道之不亡者微矣。俗學溺焉而不談談者，又陋於爲詩曰：無與於斯文也。嗚呼！其不達於先王之教，周之所遺者，宜乎微矣。於讀公之詩，幸周風之猶有存，故本而言之，以廣學者。

田間集序

豪雋倣儻之士，勇於蹈古人之奇節，而忽於習末學之

刪後兩段
刪段說人

後段論
後段即
前段用
出氣局
淨雄鋪理
微密非一
實可竟

細行世之論者以繁細為賢員規方矩引度繩墨則彼不能周折約束於其中何者其心有所好而氣有所挾也以其不習於細也蒙世之論批抉排斥至失其所然且不悔不為奪其所好沮其所挾如是而後謂之豪雋傲儻之士予往時聞濟南劉函山先生者豪雋傲儻人也其遊於世之迹則屢擯而稍進一進而輒斥予謂其於末學之行未習也及熟於濟上之相見先生固務立大節而亦不忽乎細然竟以見斥豈非其細者不勝其奇乎好而不得泄則怨挾而無所試則怒怨與怒交乎中於是刺譏之微言憤懣之大聲亦其勢之所然豪

儻失志者往往蹈此終為學者所持以固其論有所長者有所短歟劉先生田間之詩又何其平也酬酢斯人鏤琢群品以發其藻達其思不為嫉世誚俗之言游於顯者而非有羨也與庸眾伍而不為流也怒怨之氣不姦於聲甚哉聲之出乎心而不可矯也寶所好以足已則不必有泄而心廣志所挾以順物則無庸於試而氣和予於讀是詩也知其必有所以出之者矣衡門之下考槃在澗皆賢者不得志於時獨處而歎已之詩也和平之聲今可誦而繹也彼不云乎來矢弗告嗚呼彼其足以自樂者不欲為人告也而又何怨與怒焉故予讀

是詩也。將問函山之樂如何。其母斬焉而不吾告也。

方伯楊方城先生考績序

古之君子出而有為於世者。雖其負兼人之材。擅出世之寵。必宜之以天下之功。然後可以大行於時。不疑於衆。其作而任大臣之事也。論有發天下之至難。而辯博健敏之士不能傲之以所不知。事有變天下之至安。而耆老遲重之臣不能侮之以其未試。非材寵之盛。輝赫耳目。功之所積。誠白於群。志而當其心也。功之所積。非一日一職之爲也。盤桓之久。踐更之多。勞有不可勝而精有所不能習。而挾材者忽於俗務。有不屑之心。居寵

者。憚於苛文。有不安之志。故功不得成。而衆無所見。蓋亦有作而任大臣之事者矣。議出於廷。而訟聚於表。著之位。政加乎民。而毀盈於道路之言。豈非傲之以其不更之知。侮之以其未嘗之爲乎。今山東方伯楊君子所。謂負材擅寵而宜之以天下之功者。其人哉。始君釋布衣。離巖穴。濡墨操筆於天子之前。天人之學。儒墨之辯。王伯之畧。橫馳旁擊。浩若江河。今皇帝親爲覽嘉賜。第第一。一日而屈四方之士。舊學失色。同進關口。屈伏歛避。以推高天下。莫不聞其名。優游親近。侍金門而上。玉堂材寵之盛。無與爲伍。及乎懷印去國。周游諸路。授

煩畀冗無有不屑不安之意介於其中出不窮之道以應物教興於陳宋鄭衛之墟而政達於三晉之境其最鉅且久者則在山東以地計其廣狹則吏之專城而處在所裁督而臨長者以數十百以人計其多寡則戶之食土而育在所收拊而蕃養者以數千萬莫不稟政受事畏義涵仁於陽開陰闔之下而委曲纖悉幽詰細綜極其勞有細人之所不勝而居之以不倦致其精有小史之所難習而察之以無遺宜人之功較然暴著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日矣異時聞有發論行政於朝人莫不得其心而無間於口者非楊君也耶昔董仲舒賈誼有其材矣然不獲其寵公孫季有寵且有材而不有其功故南越設難策屈於賈臣弓弩創禁議駁於吾丘鹽鐵興事言黜於桑孔所謂智受不更之教而為蒙未試之侮者也宣帝之於望之方其談經獻議之日已識為東海蕭生以其問學議論持重有餘屬以為相然且馮翊之行再於平原所以嘗於事而見功也明主所以用人既微之又章之其道如此而交楊君者乃以居外之久為不遇於上豈非惑歟望之在平原自疏求入其為馮翊也意不自得復以疾引至勤非有所聞之諭而後達是臣主猶未相得也楊君受上之知以其身為天子

使無左右而不宜不為幾微自失之意作於中而見於外臣主之間兩喻不惑何其盛也君其竢哉上方圖君之功矣

賀山東右使劉南泉公拜左使序

有殊世之才而器不足以受則不可以大施才之用也有地器之受也無方以無方運有地則無施而不可一謂之毛羽有挾起及槍榆枋而控於地而有培風負天而圖南溟一謂之蹄足有散策傷吻日不踰一駕而有頓轡踈足移晷而馳千里人之智力有察幽眇於須臾而或時日之久不能見明猶有應艱大於倉卒而或變

常之居不能綜細易才之相去若是遠也智足以察幽眇力足以應艱大如是而謂才矣然其始接之也鮮或不疑其猝值之也鮮或不驚不疑不驚而應且察之矣其既成也或鮮不矜見人莫予若也或鮮不伐乃能不驚疑於始而無所矜伐於後如是則謂之器其定也不可易其虛也足以容所以用才咸適乎張弛之宜而中乎闔闢之度故無不成之功邇往以觀久矣中人之多而殊才之寡其果有殊才也則必有殊用官不以資敘祿不以勞進蓋天之與之者甚難世之須之也甚急豈宜與中人者計資而敘程勞而進也往予立朝則知有

西河劉南泉矣始公舉於司馬之屬出謀發慮佐尚書之政議於堂皇之上而得乎邊圉形勢之便將帥用舍之宜人不知其出於郎中之畫而見爲尚書之功其爲郡於開封也寬猛之施若水濟火宗藩之重不能狎亦無所致其怒豪猾屏於市肆而細民自得於蹊谷田井之間監司部使者頌薦交馳未嘗小見施施之色劬劬終日忘其太守之爲尊所謂殊才而器足以受宜莫若公然且周旋中外盤桓蹈履資之所積勞之所效與中人權量其錙銖尺寸鴈序而進以身勤職二十有一年矣而始爲左使於東藩其用之不謂殊也予謂雖有殊才大器而使御未信之民理不習之政亦未可以遽得志當左使之方虛而新命之未聞也數十百城之佐使長吏莫不思得以爲長百千萬人之衆莫不思得以爲牧其信於民也如是財賦之計邦鄙之籍水泉土田之政師旅徒役之事則右之與左一堂而治者也以無方運有地而治旣信之民已習之政吾知公之功德將益明光於東方而殊用之且旦夕至也夫左之與右固耦置而敵任之官也右之爲左特去此之彼之間非有晉秩之寵增祿之富也而諸公僉以爲公賀其固爲斯乎

贈憲使陳中川先生之任汴藩序

勿憚嚴整
亂度雍容

兩九段內云各段各相照應又德學
余讀虞書至於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之文想
慕其肅讓和穆之美竊見古人仕不忘學而進德於在
官也夫六德之多固三德者之所少三德之有或六德
者之所無彼以其多寡有無相師而日益焉則古之君
子蓋未有不全於德者矣然猶於服采在僚之日得之
其職事之交勉踐行之相觀精神之感而心術之示急
乎治已而幸於近人樂於得所事而憂其所未至莫不
忘其身之所有審乎位之可居和穆播而爭戾不生肅
讓之興而妬媚之去亦其固然也今之士者多儀密飾
趨走揖拜之度之所驅束苛文峻體簿牒程課之責之
所侵加其繁難習而其變難遵也則夫職事之所勸率
踐行之所切摩固已淺矣而利害得喪愛憎毀譽足以
陷溺易誘之心攻奪未定之見者又不勝其至前傾危
之俗成嫉妬之機長所謂精神心術之相感示者不復
可見故入官之途為喪已之階名位愈極而形軀志慮
棄壞方盡嗟乎今之所以進人而用之於邦家以責其
亮采浚明之効者固非夙有日宣祗敬之實者也所以
損之使不得成又若此宜乎成材之難而有志之士深
病而欲逃之也余少未有聞而早從宦方圖進其所學
又恐恐然有今之憂其來赴齊臬也幸而得從諸君之

後諸君皆今之賢者而陳君獨爲之長其賢尤爲諸君之所事陳君之德余不能列而稱之其積之也厚其發之也時和平中正視虞書所陳之目其不備者亦鮮矣余朝夕事之扣其所積察其所發求所謂和平中正者擾其偏駁拂戾之氣矯其背馳沮迂之行德之多寡雖不敢庶幾亦將自是寡過以免於戾蓋不越夫儀節文體之間而所以勸率切摩者不爲無助至於精神心術不暴而可喻無間而易知足使傾危嫉妬之夫聞之而愧雖以余之愚君亦辱有取焉顧相從之日淺遽去而不可留也不能不致恨於奪余所師而介然于懷諸君之事陳君皆爲已久其情益篤其趣亦不異於余也於陳君之行咸謀所以贈之以泄其不忘之思余於諸君齒最後宜任執筆之勞也故述其趣之所存以明諸君之意其所眷眷不能釋然於茲別者非昵繫之私因以告夫豫州諸君子使知所事且勉夫有志之士欲求學於仕者知今之爲僚者猶有可相師以有成如余之所遭無所用於病而逃之也

贈別王在菴先生拜官去齊序

學之不明而道之不行也非夫蔽焉而不講置焉而不爲者之爲患而講之而不篤爲之而不力者之爲患鳴

呼彼於聖人之道既曰講之爲之矣夫亦不篤而不力
焉耳而卒以患道者何哉負之以莫大之名而莫拏夫
不繼之實則叛者之所從生誘人以其易趨之景而自
見乎不能至之形則怠者之所以益固士之矜車薪之
火之功而富於萑稗之用者反足以自安而不遷率天
下之人樂他技之攻其背大道者非由此也夫今之爲
士者少而誦聖人之言資之以文其身而得志於時効
當世之務從有司之政復治聖人之言不舍焉蓋鮮矣
而講之爲之者又以不篤不力爲道患聖人之學其終
不明於今乎非卓然有志確信不惑者何望焉吾友王

君在叔生於絕學之後流俗之中慨然以聖人之道爲
已責行足以信其言故講之也篤識足以致其勇故爲
之也力章章乎有可繼之實必至莫禦之勢不爲崇峻
乖異立已之名而示人以景是非卓然有志確信不惑
者歟破叛者之口作怠者之心相與舍他岐而遵大道
豈不在吾在叔予以是知正學之可興而賀吾黨之將
盛也聖人之學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世之不易非惡
而禁之也在我者有不可變焉耳名之不成非辭而避
之也在人者無得而稱焉耳七十子之徒若由賜求赤
游夏諸賢各以果藝敏達禮樂文學成名斐然日章而

仲尼獨許如愚之回曰未見其止如以其可稱也則是諸子之進而顏子之退也嗚呼孰知夫諸子之所謂進乃顏子之所謂退也哉耳不可塞目不可揜口不可閉手足不可格接而繫維也四者之非禮而皆曰勿之視聽言動焉天下之物固有不能干吾之聰明而亂吾之聲氣者矣道之可以跡述而言効者乃形氣之末而非精微之用也而欲一二守焉恃以無變於世鮮不為所拔矣道之在天下非一二人而有之也在叔其烏得獨講而獨為之乎然則予亦安能妄言之而諸君亦安肯妄聽之乎故書以贈王君因以自勉且質同官諸君以為何如也

贈雍里顧先生視學河南序

古者天子諸侯自國以至州里莫不有學自司徒以至比黨之正族鄰之長莫不為師博置而慎選事專而任恒其立之為師而以道得民者皆其父兄長老所與同溝遂川涂之人也耳目便於相接之親志意發於時觀之素其術則別之以詩書禮樂其德其行則一之以智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恤習於口而被於躬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淫詖之言奇袤之行無由出於其間凡可以為天下國家之具必在於學士之由學而出者皆可

議論醇正
既無媿南
豐采超邁
之氣堅已
格似五過

以爲天下國家非必上智大賢苟不至於下愚不肖於道皆可能而知也。雖設爲不率之刑有嘉石之坐以起愧遠方之屏以見辱然蹈之者鮮矣。由今之道則里鄰之長以至郡邑之吏有得民之任者其職不主於教而詩書之業獨領在學官。畀之甚易遇之甚卑。天子所遣視學之臣持憲而臨督之者分道而處屬城滿百則古者公侯伯子列爵而守之國者數十也。學者之多則司徒國子秀選之士不逮其什一也。色貌不詳於目聲音不接於耳其所爲教不得不倚於期命章條而去古已遠無復先王之教法禮制自拜揖坐興絃歌誦舞盡出

於簡陋之習歲試月校不越乎方尺之簡十百千言之篇道德典常之大脩身以爲天下國家者棄而不治。邾說諛行淫於耳而詭於目無畏於見距而方盛於有述其爲苟且繆悠如此而望士之志道豈不難哉。悼世君子徃徃議於更制定法然法終不可定而制終不可更。所謂教與學者又未嘗一日廢於世法與制之不可復而教與學之未嘗廢則苟且繆悠者徒相循於無窮嗚呼先王之道行於教法禮制而其本出於人心非能作其所本無揉其所弗順也不反求其所由生而致咎於不可必復抱空志而忘實功是使豪傑之士無由興於

文王不作之世也。今之君子有化民之志者，可以反其本矣。吾友雍里顧君，中介而外溫，行峻而氣和，志於拔俗，追古見可而後言，擇地而措足，與之居，久不渝乎其始，而外無有飾於其內。予雖欲求其間，以致忠告，効他石之攻，卒莫能得其疵也。奮乎百世之下，而興於文王之教，若顧君非所謂豪傑之士歟。其往視學於河南也，汝鄧鄢謝，則文王所化，汝墳江漢之域也。河朔黎水，澗澗之間，則周公所營，以定殷之遺孽，庶頑也。方當盛時，德之所刑，足以變淫女頑夫，故閭巷之游女，有不可求之思，逋播之衆，式化于訓，以有可彰之善，及其衰也，則征於鄉，而群於庠序，目為秀選之士者，反不能有成，豈其性然耶。嶽神河靈，厥產維良，必有豪傑之士，克承顧君之美而興者。顧君既以所履之素，暴於人之覩聞，起言前之信，乃始為之闡明，正學開其不慮之知，使各得其本，蓋有者未嘗可亡，順者不假於疆，則先王之道，其行且明也。必由土中，始予於顧君之行卜之矣。夫樂見斯道之興，而致願於吾黨者，是予之心也。其身之不能而以口勗人，是予之罪也。夫。

丁酉同年序齒錄後序

丁酉山東諸士既舉于鄉，相與序齒而合燕焉。志好於

錄以示不忘禮也諸生奉而見予請序其後予進而告之曰昔唐虞之世岳牧布列著濟濟之美有服在僚莫非亮采浚明之賢然崇伯以嗣興之跡加於舊耄立乎九官之表向之僉詞而舉其父者咸誦於其下孔子教於洙泗之間四方學者斷斷如也蓋身通六藝者七十人於時顏回爲最少孔子獨推許之嘗欲貶已以爲之宰雖七十子者亦瞠乎其後遜焉而不敢伍同門之士第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自科別則回爲之首豈是齒也非所以議於道德問學之間耶舜之譽禹也明其不矜不伐之實以爲特懋回亦退然如愚以若無若虛見贊於友彼岳牧之長者勸於取善日宣日嚴而由賜師商之徒惟聖人之信篤於共學舍其吝驕故虞廷之治謂之至和孔門之學謂之大同而禹顏之德謂之至讓其先人也以修已其足已也以下人德之多寡勉而相師年之長少忘而相友是聖賢之學而古之道也古之告人者誘其所未至而不襲其所已知是以能開導而增益士之以文薦於有司則固有名籍矣二三子知文者之可資以進身而不足以立已故畧有司之籍從鄉黨之倫其長者衰然於其前而不爲亢少者頽然在後而無毫髮凌蹈之心斯足以明序敦好矣予復以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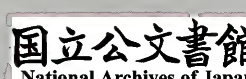
讓之說襲之母乃非古之所以告人乎二三子以進則
仕以退則學無有息也故稱禹顏以命之庶乎有以發
志而增益其材也當仁不讓於師二三子必有好學篤
志聞道而先吾者吾方且攝衣以從其後

全懿堂集序

詩國風列婦人女子之事詳矣抱節自誓者共姬之外
無聞焉其言動有法篤於禮而合乎道者多公侯卿大
夫之妃方王道之行修其內教至於漸漬成俗居能佐
其夫子言行不失法度則遇變全節者宜其多矣仲尼
刪詩何所存之畧也豈女婦所難而可傳者在於好禮

不僅美其節
獨推美其
行深人所
詳人所畧
家作文不
個人處每在
以深詳畧之

聞道而全節自誓乃其固然耶王道行內教修化流而
俗成託於公侯卿大夫之家其禮義之積非一日是其
好禮聞道者猶可能也然詩人歌以為美國史從而序
之肆於樂官以為世風仲尼著之以為經萬世不可廢
也世教下衰自士大夫賢者尚恨於道之不聞况於閭
閻之間婦人女子者哉當教衰之時長育閭閻之間稟
女婦之生而有聞道好禮之實是古之公侯大夫之妻
之所難能而學士大夫之所不可及也推古詩人史氏
之義宜其正色書之而咏歌嗟歎之不足而仲尼之所
務白也予讀全懿堂集蓋歎諸先生所以歌序陳母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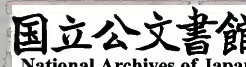


氏者有周人之風其於仲尼之教為不畔矣。備觀夫人
 言行之詳無一不合於道。蓋其天性有聞而非教之所
 成也。觀者高其節悲其志而忽於言行則於觀夫人為
 不詳。夫人之子忠甫君信道力學至孝終慕泣而示予
 以是編。既卒觀因為論著之如此。

夏津縣志序 代易愧虛先生作

余往時讀書見顓孫氏所舉楚令尹子文之已令尹必
 以舊政告新令尹而夫子許其為忠竊獨以為此亦恒
 人之所能而君子之細事以子張之賢過推慕之乃欲
 擬之於仁雖夫子之不許而亦以為忠蓋嘗所未喻也

比余為令于夏津而知之矣。始余至夏津其大者欲知
 民之性以制寬猛之常物土之利以經出入之法察俗
 之尚以節豐儉之中而山川之理經界之限壤地之生
 風氣之習貢賦之入莫之有徵至於道路之往來市井
 之集散宮室之興壞溝塗之通塞所以盡人之情而極
 事之變曾吏於是土而施設有益於民與夫不善而遺
 後之患足以示勸戒而繫人心之好惡者皆漫不可考
 蓋為之數月而茫然顧以為簿書之煩密圖籍之散逸
 可以檢括而推長老之覩記後生之傳聞可以訪詢而
 得於是敝其神於按覈之詳易其心於延咨之數暇則



出行原野次舍郊關目之所接跡之所履亦所以多歷而小蓄慮不遺乎其土之宜思不越乎其邑之制而心不惑乎其人之情迺得以盡其愚而効其尺寸於職然未嘗不自歎其勞而惟恐其或失之也使前之人有以遺我則雖以余之拙且陋然既有以豫知而先待之於以制政之常節俗之中經土之法豈不尤爲專心一力而可以蚤有成哉邑之有令其繼者固未有窮而聰明才知之士加於余什伯者宜其衆也以其聰明才知而又得以先知豫待夏津之政則其所及於民何啻如余之拙陋勤苦而僅得之者哉夫面告之不可幾則莫如

書之於冊之爲明且遠此余所以不揆欲有以遺來者而庶幾乎令尹以舊政告新之忠也其時河中張歷田公方以使者之節開府臨清兼威明之用而竝文武之事進某於庭而教之曰夏津雖小亦國之建邑也而記載缺然陋如之何因指授大義使歸而成之余既有意於令尹子文之事而張公又教之使得有成遂退而與邑之學官及弟子員訂論志事而特以義例授張生翰弼使執簡而書焉志未就而張公擢去今三河次齋王公持節來代諸所施設視張公不替有加焉所以寵異某而教之使有成亦如張公也故余得以庚子歲之春

三月成夏津志爲二冊凡五卷以付梓人因述其所以
僭妄之本心使覽者知某之不肖非有二公之教則亦
莫之能成也若夫志之凡例大義已識之於目錄之右
方

刻蔡虛齋太極圖解序 代易愧虛先生作

道之在於世也猶行地之水乎源出於一而其流必分
至其流之委也必合而後有所止然則是水也雖其流
之遠而不可量極其所謂源者固未嘗變也今學道者
棄委不循而必源之得勢固無有以委之去源之遠也
疑源之不在於是而以爲有二水焉亦不察之過也載

道莫備於經易者五經之源也義文周孔之相承源所
從來至一而無二也由漢逮宋爲易之言者無慮百家
殊途異派其分多矣最後乃有濂溪周氏伊川程氏考
亭朱氏之學合異爲同統殊歸一卒極於義文周孔之
旨醇如也士之有志於易而欲明義文周孔之言者不
盡心於朱子之學其何所循沿以上溯乎朱子之於易
究圖書之微旨會易傳之奧義以統承乎畫卦生爻之
初所謂委之合而止者固在是矣嗟乎今之治易者何
其衆也於朱子之學莫能專而精焉將何以論於畫卦
生爻之初而明義文周孔之言哉肆我蔡虛齋先生天

挺其資神授之識卓然有追前開後之志沉涵浸漬乎
義理之中而分拆解剥乎文字之際窮其平生之力而
無須臾之暇盡心於朱子之學者我朝一人而已蓋朱
子之盡心於孔子無所不該而於易爲大故虛齋之盡
心於朱子亦無所不究而於易爲深此圖之解推衍圖
書探索卦疇入於精微而極乎廣大孜孜然惟委之循
沿而不止源之旣得矣時中少而知學卽遊先生之門
士之在門者以百數先生獨加器待以爲可語以斯言
忘其顛愚黽勉朝夕雖於精蘊未能庶幾隱詞顯義聞
之於進見而繹之於退私者蓋亦有年天喪斯文梁木
其壞時中獨抱遺編不敢棄頽而無所啓發遂終爲顛
愚之人大負先生往日之所待每一臨文展卷未嘗不
愧悚隕越如不能生顧今日就荒落恐終已矣惟先生
之學著而爲書者旣已家挾而入誦之此編乃其著述
之大者士或以無所資於時文莫肯盡心故時中刻而
傳之以與同志者共且僭述其槩以告之使知斯道之
委蓋在於此嗟乎學者果有志於義文周孔之言以得
其源者其無忽焉而不盡心哉

河南鄉試錄序

代作

序曰賢材之興孰非由上之所作哉蓋觀於此方人士

一段一言
小興人才
言致治
徵末總

之盛而知之矣。今河南所履之域。則商之舊墟。與周之
新邑在焉。方殷之末。民化於紂。毫相千里之間。皆為頑
民。武王以群后之師。濟于孟津。為牧野之陳。會旦而商
郊清明。其後嘗衰矣。宣王中起。則自濟之洛。狩于圃田。
以至敖山而朝諸侯。故周之盛時。人才衆多。詩人歌之。
藹藹王多吉。人生甫及申。維周之翰。之詩列之於雅。以
著中興得人之功。雖其仁澤之厚。道化之深。積漸所致。
然君子所過。固有以化人者。禮教修於戈甲之中。聲名
動於車服之表。宜其昏者以明。衰者以起。而成有周之
隆也。自宋之季。豫州又汙於胡。不見王者之物。已數百

年。我高皇帝以神武格運。再造區寰。由大河以北。皆
命將畧定。豫州獨勤大輅之臨。指顧畫遣。而天下大定
矣。當其時。閉塞方久。遽覩聖人之作。歡鬯鼓舞。如蟄
斯震。淫昏鄙倍之俗。其去也忽焉。蹈習於仁義。發形於
禮樂。出而副上之求。堪世之用者。宜其衆也。今天子
建中下民。以道術陶成一世。德意感孚。固已不大聲
色。而儀刑徧於四方。頃者孝思永念。展謁寢園。道
所徃反。皆出豫州之境。九州之廣。生民之衆。引領舉踵。
欲見無從。而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中州之人。獨得於見
聞。昔東都之狩。人覩其堅好之車。調齊之馬。嗟歎而頌

東漢書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張

之曰。是大成之君子。不可名言其德。惟其有聞而已也。是知吾君之旂色。鸞聲。昭回。噦噦。皆所以改新中州之耳目。而聳其震曜之氣。誘其濯磨之心。濟濟多士之生。有不思奮共臣。同於惟天子使之願哉。凡天子之行。無非事者。陳詩納價。合瑞審量。養老助農。以觀好惡。出誅賞。其大者。乃在於敷奏明揚。故甫草之役。非徒以同馬選徒。記所謂射而取士者。謂是行也。今論選之典。適應其期。必有異材。孕嶽而降。如詩人所稱為申為甫者。以鳴中興之盛。則諸士之進。固關於王者之大政。以明吾君之行之。有事非獨為三歲。而比之常典已也。蓋

賢材之興。由於上之所作。及其成也。則^效之治。常因以明。而其名常因以行。此^德烝民崧高之所以為宣王之美也。夫士能興於聖人之化。以自成其材。又以其材見於用。而名於世。使欲頌吾君修道致治之美者。於此乎徵。而某也實始進之。豈不與有幸與。

奉送中丞王石岡公還朝序

昔周道衰而宣王中起。雄南征北伐之威。其興衰撥亂之蹟。見於詩之所詠者。於北則有六月於南。則有采芑江漢之詩。曰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夫一隅之地。憑居之族。深谷長流之所限。其服其叛。何

足以動王國而勤王心之勞而詩之言如此尹吉甫固以江漢之平爲宣王之美張大而歸之仲尼刪詩使與常武相次列於宣王之雅之末以明中興之功至是而成也豈非江漢之間地夫人衆形阻而俗雜介錯於京周之阬而近不一於夏而非純於夷未能以爲內而不可以爲外先王固欲梁圉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而立長久之安非若獫狁之匪茹勿用窮追氏羌之荒忽惟其來享而已也而召公之所以經營江漢之許者不以其叛而疾之不以其鄙而急之并其田畝正其疆畔以定其生業而平其貢賦使之輯去爭心而取正於中國豈其狃於戰伐之謀恃夫暴猛之用而以兵革取威哉故其告成之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言虎之能不以武力服人而宣王仁義之化陳於江漢則四方無有不和者矣今天子方隆周宣之德建中興之業順乎內而威乎外當宁懷思睠焉於四方之未寧而尤有意江漢之間蓋樊鄧房隨褒沔相錯之墟其民尤爲難畜而易動嘗煩朝廷之議而開設方畧遣大臣以臨制之開府於鄖而以撫治爲名者將百年於此矣然其化未洽而民未和而中丞王石岡公實受簡命來制茲土是宣王所以屬穆公之意也公出嚴於寬用

武以文馴之以德義漸之以禮教雖不廢乎征誅之律
刑殺之科而其意常不在於此故其易動之氣銷靡而
帖柔難畜之心歛置而悅安布宣 天子明明之德徧
於南土以爲四方之極持之以匪安匪舒之心而行之
以不夜不棘之政告成于 上而寧當宁未寧之心
天子以爲其化既洽其民既和則不宜久勞於外而遠
於左右公自是去南土而還矣南土樂公經營之政撫
然於其將去又知公之居中制柄所以施於用而行其
志者宜益廣大昌明而南人之未未有被也相與釋其
無然而願之亦欲如召公之於王同其萬年之休而垂
不已之令聞也後有欲考今中興之盛者必在於斯矣
江漢之詩多述穆公之績宣王之美於是乎在臣之能
有成功君之明也夫受君之命克終其事以有功又以
其功載君之美於無窮而有考於後是人臣之大義也
故某贈公之歸不以寵厚崇巍爲祝而獨以是爲公願
焉

送河南左方伯范潘溪公入覲序

今河南分省奄有豫州兼履徐荆并冀之餘封有土與
民比古諸侯之國在於所履之內者以百十左使皆統
而治之古所謂九州之長得以君稱於其國入天子之

國曰牧者也所統既廣地大人衆衣履冠帶甲於四方
藁秸粟米貨賄筐篚之輸以充備太府填給邊圉者旁
羨溢出置藩棊錯固磐石之宗孫子不億如螽斯繩繩
之盛而當食於其土計口受祿歛入之途益以多端又
亘河被山盜效鼓鑄推埋攻剽之奸往往而有宛丘之
婆娑溱洧之相譖河上之翱翔林下之喪馬妹邦之崇
飲城闕之挑闥猶有未殄之風獄因以繁士皆亡伍而
人材濶於學校若是者皆有責於政教而左使者政教
之所出也豈不亦居勢之難者乎而潘溪范公之來爲
左使於河南也屬屢飢之餘歲流離餓餒人不相保多
救死之心榮辱不知而禮節之所難御左使之難而兼
遭其時公仁心爲質誠發於中若疾傷之在胸腹肢體
惟須臾之不能安朝論夕省矻矻不倦求民之所好惡
思其取舍之方不越堂階而四遐之陬山居谷聚然咨
願欲之情畢得出慮布條授意群吏使推明而行之孰
就餒而待哺孰思還而無宅孰有田而不耕孰嬰疾而
未藥招徠休煦賑發補助開示科指本於篤至之心躬
行素約以導人之所嚮則壤之賦非可罷減嘗使征督
後於綏輯度其輕重用一緩二民既懷和寧其幹止樂
生之氣還於區內論士之秀者於鄉以三物賓而禮之

以貢於上居勢如彼遭時若此爲之未久而政教之大者皆已具舉蓋公之爲長於是州亦可以稱於國曰君而不慙於其號矣而當入天子之國述其所職以修常典公宜以其爲河南者告于天子曰自臣之至河南也民有枵腹于粒而困於役者今也病者起而飢者食膚革充盈復完爲人也有棄屋廬井竈而他徙舍耒耜而竊者而今也荷擔而還築投戈鋌而緣南畝者不絕於里閭也有官師啼飢子弟改所業以狗一飽而奪其志者而今也挾冊而誦鼓篋而來游父兄長老知以爲榮也臣不佞不敢爲謾其隱賢而自蔽又非臣所以來朝之實也天子方隆虞帝之德闢四門以詢四方之治忽其察聽於中州爲詳必信公所自言之不謬於其功也且有以命公矣昔漢龔遂自渤海召入其客教以無自言功歸美於上遂以此蒙賞而世亦以客爲好謀此特後世佞媚之術非先王君臣相與以誠之道也虞廷之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其所言也乃其功也惟其功言之不相謬耳公之往也其毋以自言功爲嫌哉

贈河南叅政胡文峯公拜南按察使序

國家分省置使衆建叅僚以輔之凡以施政出教長治其民也最後乃離次省中郡邑州軍度其遠邇列於諸

察吏安民
監司之職
司憲則所

及者廣矣
說得原委
分明者抑
揚有開闔

道。參僚分而有之。著於制。令曰分守。則其所長彌專。而於所治彌察矣。予來參河南之政。不得有分道。特持空文末議。以佐于省。故不及知其土之性與民之情。而常從胡文峯公問之。公專長大梁。而間攝汝南。大梁視諸道最鉅。汝南於省為遠。公政教所及。其在河南分省所統之域。已十八矣。前。縣。未。嘗。暢。發。故。須。作。小。自。事。公之言曰。夫因俗為政。豈不然哉。汝南畫有申謝鄧唐蔡息之墟。皆故楚之遺。常患於憑阻而險健。大梁兼舉宋鄭陳許韓魏諸國。壤地廣斥。淆雜乖刺。所患者墮窳猛鷙。而鮮樂生重法之心。吾所為拊循斷擊。或張或弛。必達其患害。從其好欲。所以精於

心。設於事者。纖巨曲折。不能具詳。其大致則汝南之民。難以智馭。而可以理勝。大梁之民。難以威服。而可以信發。此吾所以行於上者。未嘗違道以中其私。彼雖於私深有所拂。而自知屈於理之為是。其諭乎下者。踈目簡節。語言不煩。無不以情來謁。而舍其欺昧隱疾之弊。故民之於我。勢若甚判。莫不望而能知。來愬而去者。愉愉然悅也。惟其長民之吏。職業墮壞。廉檢放失。連數十城之間。往往而有。驟而求其大罪。則不可以勝誅。細過之責。微文之議。則小懲而不足以誠。故吾之為此。常樂於民之易諭。而病於吏之難教。由是中州之人情。與其土

性。予因竊有所聞。且知公所以爲政之大者。存之於心。及公以使事入賀。余攝治大梁。又得盡觀公之條令。科指。推明而承守之。雖其材之迂。時之近。獨以有所前授。免於廢官敗事之謗。每退而自考。輒爽然自失。而信公善於爲政。蓋人之知公者衆。其接於談議者。洽觀於行與事者。詳宜莫如余也。已而公有按察河南之命。予惟公之政教。旣已及於河南者十八矣。持之以久。漸之以深。將有不待來謁。而各得其情。去其私心。以安上之所爲。無俟反而屈於理。然後消其非上之心。其所謂十二者。亦且承風慕義。如大梁汝南之民。自制於理而交動於誠。公之樂乎易諭之民。宜有其於異日矣。長民之吏。奉令承教。其講之益明。其尊之益篤。起壞收放。以自免於誅刺。而希察舉之華。將無可求之罪。可議之過。由是有大罪焉。而求之深。不可以爲驟。有細過焉。而議之密。不可以爲苛。吾於是喜公之志。益明而治之。可以成也。凡在同官。皆知公而好之者。欲有以贈之。左使范潘溪公。以余爲聽於公者。洽而觀於公者。詳也。故使爲序。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序

孔孟圖譜序

孔孟圖譜會稽季明德先生所編緝也其書據漢太史公史記宋司馬氏通鑑劉氏外紀邵氏皇極經世書呂氏大事記金氏通鑑前編近世王氏續大事記潘氏孔子通紀益以春秋內外傳戰國策禮記家語孔叢子諸書參攷互證權覈行事差次歲年櫛比杼緯詳且確矣其所是正諸家之同異一以論語孟子二書為主故雖生乎數千歲之遠而鑿鑿乎自信其不謬也於是轍環

歷聘車軌所至之國邦君遇合與夫公卿大夫之交際
寓主以至或人隱士之覲接其仕止違姤去處淹速辭
受徑遜答問屈信來往䟽數容拒嚴碩常變隆污險易
舒戒其跡莫不可考如從及門之徒躬總轡問津之役
而託後車之傳也聖賢憂樂之微術好惡之大端形於
遊世與人之頃而世道得失人情美惡因可以推見是
書之有功來者已不為小然一行一事皆聖賢精神之
所存如昭昭之莫非天容光之照充足以見日月之明
者則在觀者潛心焉先生之畫固述焉而不論而序次
有倫屬比不失自可以開誘學者而發其獨悟之智也
其功又何如哉某旣獲預論訂僭加折衷於其間先生
因使序之夫自堯舜以降至於仲尼其間迭興繼作蓋
不止一聖也仲尼獨為萬世仁義禮樂之主天下莫不
以為師何也闢室作壇設科以來四方之士講習於二
水之濱復偕之周流四方隨地而講因講以擇士至於
從者三千而不以為多前此有之乎未之有也以為不
得位而可以如此則舜嘗側微矣禹之未興臯陶之未
舉伊尹在畎畝說築傅巖之野固匹夫而有聖人之學
者也皆不知以此學聚四方之士而與之共為至仲尼
而始有之也且非獨其門人子弟而後為此學也舉一

世之人莫不使之共學故上則見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耦耕荷蓀之丈人拏舟之漁父闕黨互鄉之童子皆有意焉固非必人人之必能為此學也遇其邦君卿大夫而得一人焉而學明於上矣遇其民之父兄子弟而得一人焉而學明於下矣啓發掖引之誠行於問聘交際之所及溫良恭儉讓之所顯形光輝充塞時出之見動洋溢之聲名在鄉滿鄉在國滿國所接莫非人則亦莫非學矣其接莫非學則其人亦莫非徒矣非必三千之群乃為共學之士也其時上焉者雖有當年不能窮累世不能殫之疑下焉者

雖有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栖栖為佞之誦而興起信從之風默孚徧鼓於一世又以俟乎百世之下之有興者天地之常人物之命資以長存而文明二儀之燾載三光之照臨五氣四時之推行代序含生肖翹百嘉萬品之倫並育無害至於今不廢豈曰其微言傳諸其徒大訓垂於六經之為功哉史遷之智不足以及此謂去來列國皆以求仕至奸七十二君而不用始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而作春秋也其所知如此則所記事跡歲年之訛誣烏足深論哉後世傳習其說以周流之跡必於一遇其君冀得一國一家之政

而行之也既無所遇而後返在陳之歎固道不行而思歸也盍歸乎來之思豈爲是哉蓋求士於四方未有過於在門在簡之諸賢而此學所託以不泯者不越於吾黨矣仲尼所以卓出前世繼作之聖而世爲天下師者其道如此當其時未嘗一日不與人接不暇有安煖之席固以是爲易天下之道也觀此圖者以此意求之則聖人之精神度幾潛心而可得而其與人好惡之端遊世憂樂之術尤可以悟其深矣孟子學孔子者也舍是亦將何以求之耶

大學衍義補序

宋儒真文忠公著大學衍義所以效於納誨進規非釋經本指也故相立文莊公以真氏書有格致誠正修齊之目而無治平二者疑於國與天下之事有未備也採輯爲書名之曰衍義補書凡百十有九目爲卷百有五十其詳且多殆十倍於真氏衍義一書屢有表出之者故不止爲讀書甲乙之記至我祖宗則嘗揭之廡壁讀之經筵其言雖不効於當時幸而得章明大行於後世文莊之書獻于孝廟覽而嘉納焉制詔禮部刊布其書亦身見其言之行矣二書簡要繁雜著述之指固有差別其竭平生學問之力持以効之所事之君則用

意一也書皆有善本而獨行今建州本合梓以行之則
言三泉侍御按閩所爲刻也始大學雜戴記篇中僅出
秦火列於博士所立之經士者誦習以爲傳記而已未
詎明也有宋大儒程氏特表章之而後讀者知其爲聖
學之真傳淳熙大儒朱氏爲其章句彌尊明矣至真氏
推衍則以爲君天下者考德揆治之成書致主之忠發
於立言之卓誠可謂有功於斯文顧其大指要爲倨依
聖言以闡繹其輔理啓心之蘊而程氏所云初學入德
之門朱氏謂其古者教人之法乃是書宗旨歸趣也夫
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唐虞夏商周之盛帝顯王記
者皆言其有所受學之人如君疇務成昭成伯子西王
國諸所稱各從其代而實以氏名雖不必其然而堯舜
禹湯文武之自有其學則有必然者孟軻氏約其世數
五百年而一興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儔猶見其
君之所聞者而得之成湯文武之學有可言者矣况於
堯舜乎由堯舜而上聞之太昊軒轅氏又可知已王者
必有事於學而學之必出於王者故大學者帝王之學
也孟氏分別堯舜湯武性之反之之殊自明物察倫歷
舉其事至於不泄不忘猶未及其相授之學也惟是篇
所述於帝王之學微旨全體明且備矣由堯舜至於湯

武性反雖殊而親民以明其德而止於至善則列聖相傳之學之真秘也其書嘗顯言而詳列之矣曰克明峻德曰顧諟天之明命曰日日新曰克明德曰緝熙敬止曰作新民蓋帝堯湯文之學之爲大學也家國天下盡乎民矣老老長長恤孤以仁讓之誠心而興其孝弟慈之恒性親之亦盡乎民矣由是檢之於一身之動有所謂修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惰之用有以宰之而非狗乎人也而心之正形於是矣由其通之乎一心之感有所謂正而忿懣好樂憂患恐懼之一無所有而皆中乎節也而意之誠管乎是矣心之有覺謂之意好惡之

靈炯然長存而昭乎無蔽不少昧於幾希微眇之中而知之致止是矣物至知知而好惡形由好惡之真幾以行於物外者有節內者不誘是物之自至而非至於物也故未嘗不喜怒憂懼而漠然其無有也未嘗必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惰而確然其不混而有主也著乎心動乎身應感之所成莫不有物爲馬而不執也接馬而不留也而物之格在是矣是之謂意誠而心謂之正身謂之修矣而天下國家無不得其理矣此之謂明明德此之謂止至善而堯舜禹湯文武性反之學歸是矣真氏以爲非孔氏之私言猶以是爲孔氏之言惟前聖之

學有合乎其言者而知其非私也非吾之所聞之謂也
故以為有治之序有學之本故以堯典臯謨伊訓思齊
之詩先焉而以為此其規模之不異而斷其為君天下
者之律令格例也充非吾之所聞之謂也曰大學之為
帝王之學則然矣胄子之學於國學者將不得預於此
乎曰其書亦言之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
身為本孰為胄子而不得與於此學乎胄子之學固天
子之所教而胄子者學乎天子之學者也五品之人倫
民孰不遜於其間而勞來匡直輔翼振德之放勳之教
也是皆學乎帝堯之學也以其學之精且一如此今乃

拆為之目汜取前言以證之廣引往事以博之其亦有
益於發明乎夫舉天下之曠且動而有所不貫則不得
謂之一而於中亦未精矣璣衡曆象五玉三帛六律五
聲十二章之繪何者非一日二日之幾之物矢謨賡歌
巧言讒說之辯亮采惠迪象恭孔壬之揆惇允難聖行
乎典禮命討為物多矣皆不作於好惡而有以飾其喜
怒憂懼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惰之用而以施於天下
國家則亦何言之不可察何事之不可鏡觀况其所引
取上下千餘年之間君臣行事之蹟卿士大夫之諍救
論列繫乎治亂興衰之大端而善惡得失之鑒以明豈

非君天下者之所當知而有志於輔理啓心者得以參稽而並識之其助豈小哉由是以論則衍義補之所採輯視真氏書雖病於繁雜固真氏之志而其書亦其法也侍御吉君方有輔理啓心之責志慕前修欲以其書見之於立朝又思廣其惠與天下有志者共焉宜其加意於斯刻也君所刻有四書集註性理全書通鑑全編皆有益於講學成材之具刻成而某適在武夷山中建州守程侯秀民實與侍御君同志而尤勞於諸書校讐之後故使其序之固陋僭越無所逃罪

易經存疑序

今日取士之制使士必盡出於經術而患學不純師經說無所統一人人得竭其所見而異端並起於其間欲一以折衷之則無可取正非所以一道德而同問學故使治經者一以宋儒朱考亭先生之說為宗上之所取士之所以取於上師之所教弟子所以傳於師其說皆必出於是上之所以取而不出於是猶變禮易樂叛於時王之法也無所逃當世之責師弟子之所習而不出於是其罪若為符節尺量之罪也徇於路者得而譏之行之幾二百年海內同風不講於朱氏之說不名為士以其行之之專信之之衆名為士者宜莫不能為朱氏

見得先生
此書既為
隱制之所
必須實能
設明聖人
不言之秘
者書要名
者不同通篇
直說去宛
得曲折不
用照應然
甚緊切

學○然○能○通○其○意○以○自○行○其○言○蓋○亦○鮮○矣○一○有○能○通○其○意○者○出○其○間○則○其○言○之○載○於○書○為○世○所○須○急○於○符○節○尺○量○之○須○於○用○也○上○之○於○士○日○有○以○取○之○師○弟○子○相○與○語○於○塾○業○於○庠○序○不○得○一○日○廢○宜○其○須○之○急○也○故○士○往○往○有○焦○苦○其○心○靡○弊○其○精○神○極○已○之○所○至○以○務○出○乎○人○之○所○未○詣○期○言○之○行○以○售○世○之○所○須○其○書○亦○往○往○而○著○也○自○朱○氏○之○學○行○學○其○學○焉○者○以○為○時○之○所○以○取○於○我○者○以○此○將○以○決○賢○科○取○世○資○非○是○設○無○繇○也○其○勞○心○憊○神○以○行○其○言○以○為○售○世○之○須○之○具○而○已○而○豈○為○有○得○於○朱○氏○哉○然○則○其○尚○之○雖○篤○治○之○雖○攻○講○訓○專○精○而○論○議○據○守○質○其○所○以○為○學○其○淺○焉○者○苟○以○脩○遵○制○之○陋○業○而○深○焉○者○勉○以○鈞○崇○正○之○猥○譽○其○於○朱○氏○之○學○猶○為○茫○然○以○思○情○然○以○讀○而○已○蓋○予○所○見○林○次○崖○先○生○所○為○易○經○存○疑○信○於○朱○氏○深○矣○先○生○之○業○固○以○從○今○之○制○其○為○書○足○以○資○世○之○所○須○至○其○篤○信○妙○契○慨○然○於○聖○人○之○學○以○為○可○以○明○既○晦○而○接○不○傳○前○乎○有○言○者○至○於○此○而○不○可○加○後○乎○有○作○者○考○乎○此○而○不○能○易○是○先○生○所○以○獨○尊○於○朱○氏○者○也○學○者○讀○其○書○由○吾○之○說○而○求○之○則○不○忽○乎○先○生○之○用○心○矣○先○生○以○直○道○為○大○理○守○理○斷○獄○歷○忤○權○勢○其○謫○為○欽○州○稍○敘○遷○為○廣○東○僉○事○議○取○交○阨○具○有○謀○畧○雖○不

用而其志甚壯。易之為書，於人事靡不畢備。其大者尤在於折獄用師。先生蓋不為徒講於易之文矣。故予序其書而併著之云耳。

曾南豐文粹序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某為序。而重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即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日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他哉。亦慨斯文之既墜，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不揆而序之。曰：極盛之世，學術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間。自銘器賦物，聘好贈處，答問辯說之所撰述，與夫陳謨矢訓，作命敷誥，施於君臣政事之際，自閨誅巷謠，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為雅頌，奏之郊廟，朝廷薦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為右神明，動民物之用。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為言，其才或不能以言，而於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知其意。文之行於其時，為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能，而不為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周

通篇以道

德為骨。南

豐文不獨詞

美以其原

本道德無愧

口之作者故

之尚也末言

不才二弊

九為確論

衰學廢。能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考於道德。則有所不至。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其背而違之者。又多。有焉。以彼生於衰世。各以其所見為學。蔽於其所尚。溺於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發而為文。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取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博誕縱之力。攘竊於外。其文亦且怪奇瑰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德之意不能入焉。而果於叛去。以其非出於中之所為言。則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於醇駁該曲之際。由

三代以降。士之能為文。莫盛於西漢。徒取之於外。而足以悅世之耳目者。枚乘公孫弘嚴助朱買臣谷永司馬相如之屬。而相如為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之屬。而雄其最也。於是之時。豈獨學失其統而不能一哉。文之不一。其患若此。其不能為言者。既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衆。則為之而能者。又益以鮮矣。四海之廣。千歲之久。生人之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泯。雖其專長。而獨名為有愧於盛世。既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

其盛於有宋慶曆嘉祐之間而桀然自名其家者南豐
 曾氏也。觀其書知其於為文良有意乎拆衷諸子之同
 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信乎
 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弊亦已少矣。視古
 之能言庶幾無愧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推其所行
 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之俱久。然至
 於今日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蓋此道不明士之才
 庶可以由此二端之弊有言矣而病於法之難入困於義之難精決焉
 而放於妄以苟自便而幸人之相與為惑其才不足以
 有言則愧其不能矯為之說誣焉以自高而掩其不能
 之愧以為是不足為也。其弊於今為甚則是書尤不可
 不章顯於時顧予之陋安能使人人知好之而序之云
 然蓋以致予之所感焉耳。

薛文清公全集序

學術不出於孔氏之宗失其統而為學者其端有二曰
 俗與禪方七十子既喪大義已乖之後侵尋且千年之
 間士之為學者病於俗耳最後乃有釋氏之學蕭梁以
 來溯祖為宗其說寔盛學為士而溺於禪遂多有之心
 通性達廓然外遺乎有物之累而洞然內觀於未形之
 本則孔門之所謂廣大高明其旨亦何以異其疑慮融

此篇前段
 論學術後
 以論文而
 論學術處
 歸重不溺
 禪學上者
 以世道之

釋靈幾照灼。雨施雲行。則草木畢遂。天虛淵定。而飛潛自形。自謂妙得乎姬易大雅之微傳。常足以闢夫執噐滯言之陋。以爲擬議矜綴。似而非真。誦說詁解。多而迷始也。然以其擺落形迹。以爲無方體捨棄文義。以爲黜聰明。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移游茫昧。徒有不可測之言。反易爲浮誕。情縱者之所托。故儒者尤患之。不顧執噐滯言之譏。而辯爭於毫髮幾希之際。感切殷勤。至於詞費氣殫。如有宋朱晦菴氏之學是已。朱氏之學。直推溯於河南程氏。而接其傳。然於程門高弟。呂游。楊謝諸賢。猶冒然顯斥其滯於老佛。不少假也。同時所友善。

莫如呂陸二氏兄弟。其於子靜子約之學。尤詆排之。不遺餘力。謂其竊近似之言。文具端之說。蒿然竭其悼閱。距過之心。寧守其陋。而不能以相易。蓋患其惑世誣民。而學術之流。愈放也。河東薛文清先生。以正學名本朝。自我明有國。使士者尊朱氏以一學術。偉人碩士。彬彬繼出。未有卓然以正學名者。至先生始巍然爲道德禮義之學之首。觀其遺言之載於讀書錄者。誠有意乎性命之傳。而不敢爲荒忽虛幻。陷於徑悟躡造之非。一文一義。潛思力索。有待旦忘食之勤。階循等歷。次第不越。多其聞見。而後守以卓約。自其修之身。以行之家國。

天下者。踐彝常之篤。而閑軌式之密。庸言細行。不忽卑
邇。充其祗畏檢勅之常心。無一發口舉足入於非禮。豈
不以形迹可畧。而品節將由以不存。文義少踈。則條理
或因之無辯耶。其端士則敦世教。倡厲聖學。以興起來
者。確然獨守乎朱氏之宗。執器滯言之譏。固非先生之
所恤。且將持是以爲閑先聖之道之具。而防夫浮誕惰
縱之末放也。故其作爲文字。亦必謹於體裁。審於撰類。
發揮有闡乎物倫。詠歌有娛乎情性。雖不爲無益之作。
而皆有所据依。原本以不背作者之法。亦其學之所守。
然也。知者觀之。固知其爲道德之言。而亦有道德之能。
言者也。誠有德矣。亦何事於言。未有有德而不能言者。
近世乃有詭於知道。而不能爲文。顧謂不足爲也。其弊
將使道與文爲二物。亦可患也。侍御趙玉泉君取先生
之文與讀書錄。並刻之爲全集。以惠學者。良有意哉。滄
南胡君繼趙公按閩中。覽其刻曰。是本朝之學。而吾鄉
之先正也。吾讀其書。而講其道久矣。喜趙君之所爲。有
合於志。而謂其宜序之。於是乎書。

唐荆川文集序

吳之有文學舊矣。諸樊爲國。斷髮之治。未變蓋方甚陋。
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於中。

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悅其說之博雅而慕之
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偃踰江蹈
淮而往游焉卒以文學列於大賢之科南方之精華爲
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行於遠至於今
爲烈蓋其盛如此畫長江大湖以爲國方地千餘里林
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而光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礴於
其間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
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庶幾知其人於今所見而及
與之爲友又得一人焉毘陵唐應德也君於學蓋所謂
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有文而必行於遠者也其文具

在學者苟讀焉而思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
通於季札孰爲淺深言之所成於子游孰爲先後有不
可得而辯者矣君仕爲翰林編修復爲太子司諫皆以
守道直已之志棄去不啻弊屣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
之節其文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於
一介之取予剛果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祿誘屈也充足
以關夫媮懦憚事無廉耻而嗜飲食之誚上下二千有
餘歲之間吾謂吳有文學三人焉不爲過也季札之生
其國雖尚陋然先君端委之遺教猶存而子游得仲尼
爲之依歸其成此非難也唐君獨起於千載之後追二

人者而與之並豈不為尤難哉君行年四十其學將進而不止其為文將日益富而且精予之所見如此已可傳也無錫安生如石子介慕君之學得其所為詩文彙而刻之以與同好者共安生之趣尚如此豈凡人之所及哉

張淨峯公文集序

伊尹周公不作而功烈德義不出於學術春秋以降叔向子產臧文仲士會蘧伯玉趙武之徒卓然為列國之名卿材大夫其於聖賢之學藐乎未之有聞管夷吾晏嬰在諸子間為獨盛各以其學為書殆將抗伊周以自

立顧溺於功利之習隱微元本之地失其操柄决裂王道之金體而支出於霸卒為學術無窮之禍雖盛於諸子而其庫逾甚矣君子之學考正於王道而後純不純於王道未有能特立於世者也賈誼董仲舒皆知推明王道而醇駁判矣當時言者一以為伊管一以為游夏可謂微窺其醇駁之所在然右才左德之弊亦已見自是以後輔佐興王彌綸太平之才無代不有鮮不慙德於斯文惟諸葛孔明以命世英偉之資扶衰撥亂經營於離散壞缺之餘不為隨俗以苟功名庶幾於王道矣而學不純師申韓之旨或乖其寧靜致遠之言至使後

俗律既嚴
詞氣濃厚
此等文字
在曾南豐
集中亦不
多得

之爲書者。以兵法詭其傳。亦其不純之弊。有以取之。與典禮服刑。其秩敘命討。舉推而原之於天。視聽言貌。動於人事。應感之用。而命之曰上帝相協。陰陽之錫疇。帝王之學。粹然一本於道。而已不得與之。如此其不雜也。幡然興於有莘之野。使一世之君民。必爲堯舜。其行事著明矣。而言之精者。猶能垂之爲訓。制作禮樂。膺戎狄。驅猛獸。皇皇東山之征。保孺子。負辰臨諸侯。以寧周家之百姓。而詩書易周官諸篇。其言且數萬。非其文之不可泯其道存焉耳。春秋以降。諸君子其不得與於此也。宜哉。蓋予觀御史中丞張淨峯公文集。歎絕學之在此。

而慨其道之不大行。然其功烈之震耀。德義之章明。則卓然一出於學術矣。公仕雖尊顯。然不得在朝廷。常握節鉞以征伐戎夷爲事。荆粵滇蜀。窮四履之所至。禹益之所徐俟而後格。方叔召虎所爲聲罪致討而後服。以威以懷。倍有其勞。而並著其績。東馳隸道。西控象郡。兼東西二方之南。延袤數千里之間。皆諸葛武侯瘡痍僅平之地。謂公爲今之武侯。非與。自詭管樂。宜非公本志之所存也。公之學。上据六籍。旁括百氏。流畧泛該。而本統不紊。細而不可不陳者數。猶而不可不守者法。詳講而精擇。博取而約受。折衷諸儒之傳。貫穿歷代之變。意

不能匿乎其言。而名必適乎其義。支詞曲說。不擯自黜。叔末之制。踵襲寡陋。溯推沿別。究極源派。知古人之治。必可施於今。信乎能考正於王道者矣。蓋武侯之學。究於用矣。而當衰運崩折之餘。其時不逢。施之卒不究。公之生有其時矣。而不得立於朝。其道亦卒不究於用。皆今昔之大慨也。公平生嗜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舍書。以閒。其在兵間。卷不去手。潛思力索。彌久不勌。與獨觀大意所讀之方異矣。故能篤信固守。不為異術小道所亂。而免於不純之弊也。就其文觀之。氣象宏裕。而激發時見。法度謹嚴。而豪縱有餘。如山岳之為重。河海之為

涵。出雲與雨。姿態百變。怒浪悠波。伏起靡常。使人喜探樂玩。而阻高逗深。又足驚掉憚畏。自失其所觀也。觀其文。亦庶幾得其所以為人。與公之第戶部君維直氏。刻公斯文于家。而謂予序之。夫功烈德義。難以兼有。文章此公之獨盛於今人也。文之合乎道。而功烈德義。由是以出。尤公之所以為盛也。予故特著之。以待讀斯集者攷論焉。

明水文集序

陽明先生倡道東南。江西之士從之。獨多最賢而能得其傳。亦不數人。臨川明水陳公其一也。數人皆先後起

家進士通籍于朝公以守官不回失權力意甚得譴最重失位最蚤間關遠戍久而僅釋築室明水山中習其所傳以興起學者所言非一其著爲古文詞積日旣久遂成卷帙友人董君兆時丞建州因刻以行之同志而使某序之陰陽行乎兩間肖形離色於其中各資是氣以自成清英醇秀人獨得之強力之所可至智慧之所可通深入淵泉峻極穹昊夫孰不能至於道而蔽缺畔拘乖其所能散裂於形器名數之煩勞匱乎技能事功之淺畫宮而苟處多岐而競馳其不能至於道由春秋以來患之矣天下之人不能生而有聞而卒得預於聞

者有爲之先而倡之也師授講習在禾洛閩爲盛實繼鄒曾有作蓋自托於先者之後不敢墜絕其緒且以待來世之冀有聞者非苟爲師弟子之號以相驚飾而已然怪而疑之固衆矣惟其疑之而始信恠之而始安然後能篤於信安之而不遷彼終於恠且疑者雖衆而亦莫之惑誤沮塞也方陽明之倡於東南也怪疑之衆甚於洛閩之際惟公與數人慕悅而勇從之合一世以咻數人之所是卒能以數人而勝一世之所非其志可謂卓而其功可謂勤矣天地所以設位寒暑日月所以變通著明而不息以流江河以峙山嶽以蕃育庶物可以

神存而不可以意測可以心傳而不可以語授此君所為聞於師而發揮誦繹於朋友之宗統也二帝三王之經綸典章損益舉廢措正而施行講之不可不明也閨婦野人之歌朝廷郊廟之奏怨譏嗟歎規誨形容徵風化而本德業五伯之所爭名卿列大夫之所圖揆騁鷺以及後世君臣之跡臧否得失可以推見治亂攷古而鑑今思之不可不正辯之不可不詳也草木蟲魚鳥獸之形鍾鼎琴瑟佩冕車裳函矢之噐師旅徒役財計播種之事曆官星翁稗官野記正名百物之所該悉泛涉而約取擇之不可不審也孰非宗統之條理曲折而紛

紛者以近於異學咻之謂其妙已龕物內究而外遺目擊端拱而曰已存矣是豈知君之所得於傳者夫已誠妙矣何物非精未有內通而外不舉者也顧有喭然疑其為異而果於詆之不亦悖哉惟其學之不謬故著為古文詞吟詠性情敷揚理事莫不有古作者之法雖宗統指授謹守師傳步步趨趨如恐或失而見於文詞之間則自有機杼未嘗規規倣合形似而以爲傳也此其所以爲明水之文與吾所謂數公故宗伯歐陽南野文莊公今司馬聶雙江公司成鄒東廓公給事魏水洲公與公其最著於師門者也三公得位行道洛閩門中爲

王巖叟朱光庭楊中立劉晦伯李心傳矣惟公與水洲
公廢謫禁錮與馬伸魏掞之蔡元定同其踪跡然學者
推慕二公不後於三公由其學術之同而不得以名位
與之也某生也後猶獲夤緣侍教門下故於董君之役
不能辭而愧於言之不足以發之也同志君子尚正之
云爾

黃曉江文集序

三代而下世何其多佚才也。方世之盛人不慕為士為
之者修於庠序賓於司徒論於司馬冢宰詔焉王者必
得而用之。故才與賢者必與於在位而不遇之歎不作

通篇以不
通相感慨
是聰明
智不可
通處

於其時後世人莫不有好功名之心而為士者始多為
之多則其修之不至。諛威濫竊之弊出於其間而賢不
肖才否之辯不明於是。有才且賢而終不遇者以其聰
明才智不可苟同於凡人歛置其扶世救物之憂退焉
而自佚則有所不釋于中見於言語文字以諭志意達
性情非汲汲期其言之行於遠也而義理載以行焉雖
欲不遠不可得也。次焉者亦且以其不樂之心發憤於
意氣陳古諷今傷事感物殫擬議之工而備形容之變
如近世騷人才士所為言亦其聰明才智之所至也。自
科目用人士無他途以發身舉一世聰明才智併力於

此以伸其好功名之心。為士之衆。莫盛於今日。蓋已薦於有司。從宦得位。而沉於卑冗。困於斥竄。終老且死。猶謂之。不遇。若吾友黃君應初。卒無所合於有司。以儒衣自老。可謂不遇之尤者也。君聰明才智。絕出同輩。每試有司。輒異之。君以科目之學。為不足好。且惡夫修者之不至。而偷為諛。竄濫竊之儒。恥與之群也。長揖謝有司。棄庠序之籍。拂衣入山中。然則君之不與於位。非不遇也。自舍以去。人不得而用之也。予謂之不遇者。以其果才且賢。而老於野。言之也。君既入山。遂與俗遠。蕭然自放於丘壑。水木之間。孤高介特。酬接幾絕。而形容朴野。

流俗頗以為怪。君益自得也。既死。脍其篋。得詩歌雜文數十篇。皆有可喜。以其聰明才智之異。使發憤而工。為之視近世騷人。文士。未知孰高下也。然君自舍而去。無不樂之感。以搖撼其心。精神闕暇。而志意宏肆。未嘗顯顯期以言語文字聞於人也。故所作不多。以其行高而節介。鷲傑之氣。終不能掩於言。讀之者。自見其奇。奇。惟離塵出囂。非齷齪拘謹。鍊字句。模體法者。所能及也。是雖不與發憤工為之者。競其所立。而亦不為無得於載義理以行其言者之歸趣也。雖傳以示同好。可也。豈直其家子弟藏之而已。君弟濼清。與子樗仲。好學勤行。

不替父兄之志。滾清尤才而有文，皆偉然名家子也。予為之序，使其子弟刻君之文，傳之同好。正不在以多為貴也。君名淑清，別號曉江。與予交最善。方謀銘君之葬，而先序其文。

福建鄉試錄序

猗歟盛哉！道化人文之美，由陶唐以來而復有今日之盛也。某蓋以閩粵之士觀之，昔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以為治，光被昭格，固四出而旁及。當其所面之方，照燭休爽，尤為焜顯。而欲考其德之明者，亦於其方之最遠而著者，以為徵。故書頌放勳之大，至於海隅日出，罔不率俾。而所謂如天之蕩蕩者，於是乎彷彿而可名。由堯以降，莫如文王之純，以不在其位而德不顯然。其顯於四方者，獨著於南。故汝墳江沱之風，為周之盛，然則歷古帝王之德，其盛也必究於南，而其極盛也必際於最遠。詩書所稱可覩已。閩越之方，在南最遠。

意其荒陋幽側，無以望中國之昭回。今其文之可見者，宣耀炳朗，發揮乎詩書禮樂之精，宣鬯乎仁義道德之輝，蔚然治世之能言。由其言以論其志，皆有用於世者也。堯之光于海隅也，黎獻共惟帝臣。文王之風被于南國，田間稼杵之夫，且與公侯匹體而同。

心人材之生可爲世用而莫不志於用世是其所以爲盛之實也故某直以此方之士之文而知今日之盛爲由陶唐以來而一再有也豈不信哉我皇上一德執中建維皇之極陶成群品覆育萬彙蓋秉周文之純而嗣唐堯之統其德之及于四表如日月之照臨而其所面之方獨切於光華閩粵之士宜其莫不爲材也昔德之衰則荆舒吳越之間猶爲詩人之所膺春秋之所外雖當孔孟之時而以文學名者於吳惟一言偃學於中國者於楚惟一陳良况於峻嶺限隔之表大海之隅耶閩粵於其時宜其荒陋幽側而無所聞於

策也今茲之美若此然則此方之士豈能自爲材耶凡士之生雖不繫於地而亦以邇爲貴豪傑之興固無所待於上尤願於得所事而快於利見以彼偃良之賢得及江漢汝墳之風其爲公侯之好仇腹心豈直兔且野人之比乎以其不遇徒爲季世下土之賢而已諸士雖生於最遠猶當聖人所面之方復能以材自顯使欲求今日之德之盛於此乎微蓋已幸矣其尤幸者以皇

上之爲君而士之顯於其世者預於見知之傳刑乎譽髦之化則藹藹濟濟皆媚于之吉人以寧之多士也豈如言偃陳良獨爲季世下土之賢而已哉諸士其能以

無願乎否則直九民之不如耳有文王以為君而士者不知自異於九民其能以無媿乎故某於序是錄也為諸士告焉

福建乙卯鄉試錄序

代作

微妙隱密而速天下之感者道也自昔帝王鼓舞萬品動之於無所為而變之以不可知則俄頃之間而存者自神矣至其立教作則以一道德正學術使人士敏迪而好修非積漸持久不能致也在易之恒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聖人之為天下豈徒恃夫所以一道德正學術之具循守不懈以為久哉其微妙隱密鼓舞

此道以立說與河南序推中興之意皆為善於說議論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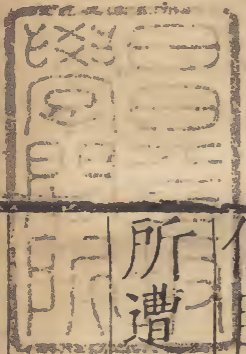
始上游文章

曰然正大愷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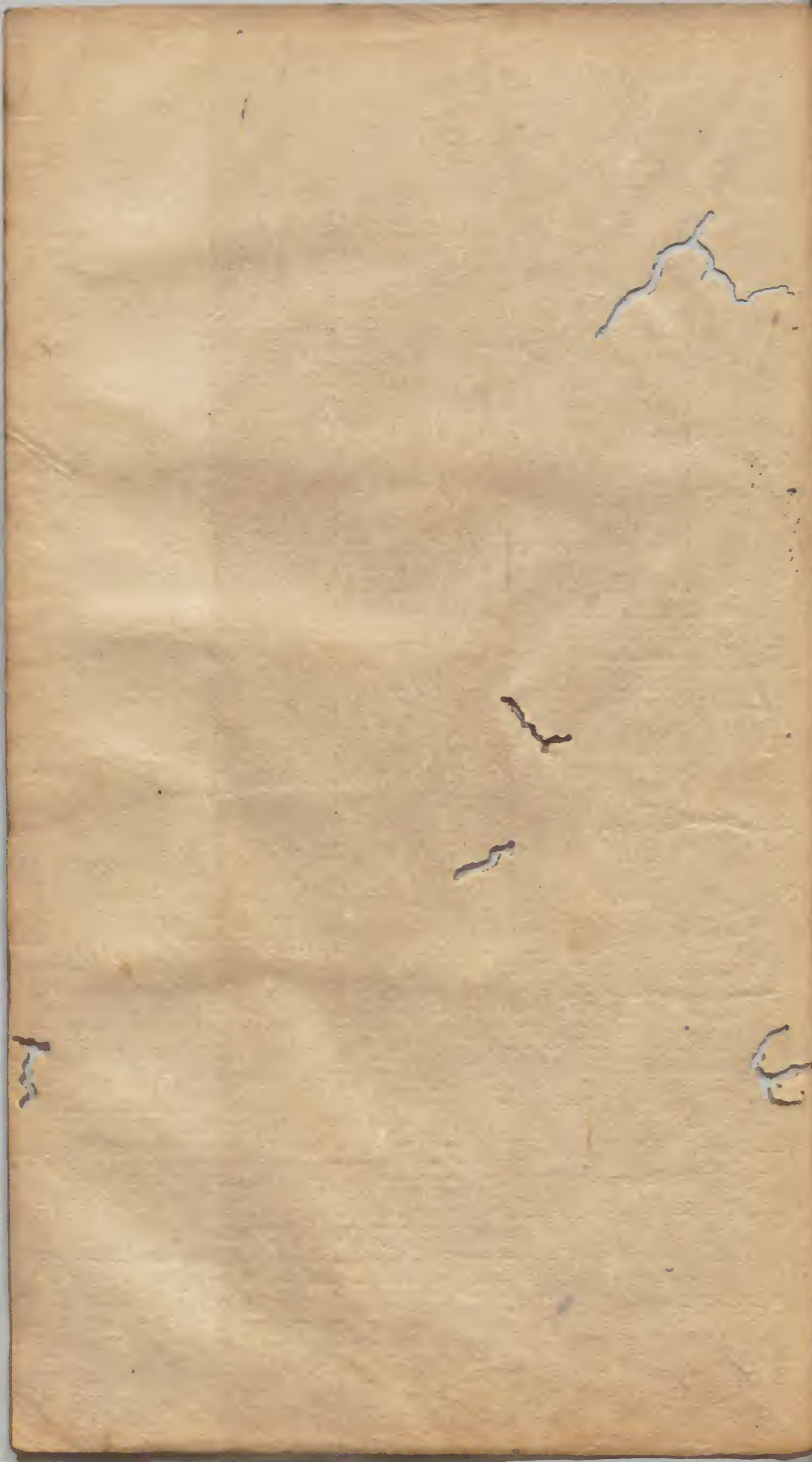
以盡神者常存乎其間其久也乃所以行乎其速者而天下固已化成矣棧樸之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蓋言久也其思齊之卒章曰古人之無斁譽髦斯士言其所以為久也夫秉不顯之命而篤不已之純儲精垂思淵靖審勿之中而終始貫徹蟠高際厚於無窮壘壘勉勉若弗遑乎夙夜故名之曰無斁而為周王之壽考也士之有譽於當世非苟然矣肆我皇上膺天曆數光嗣列聖大統建立斯道於穆清之上渾乎噩哉其不可得而名也感孚興起一世之髦士風行海流旁格四遠速焉而不待疾三十四年之間仁昭義立禮陶樂淑

裁成嘉育之無已。其道久矣。雖閩中阻遠。而成才衆多。不後上國。士之能言者。郁郁乎茂。華實之體。總事辭之。經可謂炳蔚之人文也。賁不云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化成之效。徵於人文。而人文之可觀。由於久道之聖人。信乎今日諸士之文之美。厥有自哉。蓋昔者帝王稱事功。則以能用人。才與圖治為極盛。語教化。則以能教人才。使成德為綦隆。然或用之非其所自教。而教之者。或弗及於用。則兼盛與隆。尚其闕諸。皇上躬道化。以教天下之才。思皇濟濟。大小咸就。斲雕採擇。而有餘。如棫樸芄芄。薪之櫛之。而無不可。今者烝進之羣髦。與

由今以往。庠序涵濡。片善寸長。莫非道化所成之物也。每三歲而一比之。敷求於陋。及隱約之下。布之庶位。俾各適其大小之用。極盛綦隆。雖古帝王。何以尚諸。夫勤於教人者。勞也。佚於圖任。是以勞致佚之道也。諸士行且用於世。惟不違靜言敬事。自獻翼為明聽。交勅時幾之訓。則左右先後奔走。禦侮為有人。斯文王之所以寧。而佚以享成之休。其道由是矣。御史與某等方藉是以修臣職。而報上之賜。諸士其可不懋哉。故序以侈諸士所遭之幸。而因以勗之云。



通鑑卷之十五
二
及



The righ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contains faint,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tyle, likely Japanes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separated by faint lines. The ink is very light, making the characters difficult to read. There are several small, dark, irregular marks scattered across the page, similar to those on the left page. The page is bound on the left side.

